新鄉縣志

卷二十四之二十八

志

第五册



五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四

祠祀志上

明則有禮樂而幽則有鬼神蓋王者治天下之大法也祀典所載有其舉之莫敢廢焉湯王而下微子太公俱有祠廟數千百年於玆矣鄉賢名宦之祠今日且徧寰宇當之而無愧者幾人若夫白馬青牛流傳已久附以寺觀非敢崇信釋老也

先農壇在東門外壇前門一座壇後正房一間供 先農神位壇右房一間為耤倉耤田四畝九分置壇東

社稷壇在西門外洪武三年建舊制狹小乾隆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擴其制臺高二尺一寸陛各三級東西南俱長二丈五尺北向左社右稷以石主之長二尺五寸廣尺有五寸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門外明洪武三年建壇制如社稷左風雲

雷雨右山川以石主之

邑厲壇在北門外明洪武八年制立凡厲壇有大厲國厲邑厲鄉厲等名邑舊有鄉厲每社一久廢

順治新志稽古壇壝之設或以祈穀或以禦灾其致力于神者非具文也爲民也民和而後神享之周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所憑依將在德矣今日者牲牷豐潔祭祀以時其亦思立壇之本意乎

城隍廟在縣治前明主簿王讓建洪武二年封英靈伯天順三年知縣楊清重脩嘉靖十一年邑人李胥寅等復脩之建後正宇前戟門門内新舞樓門内外治甬路四十五年段學遵等創石欄杆萬歷間知縣于應昌苑坐盧大謨相繼重脩寢宮五楹則大謨創建也天啟崇正間李時德曹南等重脩 國朝雍正十三年陳冲

霖重新穿廊拜殿春秋二祭合祀於社稷壇

明梁問孟記廟自國初來湫隘囂塵潔虔妥神無當焉嘉靖壬辰諫議李公肩寅兵憲路公季驥慨然興思相與請諸上謀諸衆募偶賑之財拓而宏之飭而新之後闢正宇前列戟門中築甬路路起樂樓廟貌爲之改觀而春祈秋報得免弗欽之愆迨今四十禩以而傾圮焉我邑侯晉山于公來尹茲土三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衆務聿新學宮齋舍既已煥然而驛遞公署靡不整頓井井復念民之所依在神神之所憑在廟名者民程朝揚孟冬等於廷令之曰城隍神一邑良人賴之捍禦驅於祭不足以成享汚其宮不足以成祭神其吐之民將奚賴耶爾輩盍倣前人事而重葺之可乎於是朝等集衆議立歛會擇日計費聚財鳩工飭其所墜增其所缺而潤色其所未美不踰月而昔

之改觀者如故焉鄉人屬余記之余曰民之福惟神是錫神之休惟靜是宅廟貌如故神斯靜矣自今吾民蒸蒸錫福後鑒於茲永俾無斁邁歷三年　陳至言記新中故有城隍廟其門堂殿宇基址堦礎雖云淺狹然亦備有規模節經脩治亦頗足觀惟所為寢宮者舊因陋就簡卑瑣晦暗為風雨所壞邑人患不克任者亦非一日阻於力量不逮更新未能也無何邑侯盧公來令是邑自齋祓廟宿時顧瞻周道蓋已愀然弗寧亟欲更新之初下車百務鞅掌當脩舉者蝟集公不得不以次綜理故凡有關于政事益于民務者先逐一舉行若城池若學校若廨宇行署若館驛倉廒鋪舍業已修舉殆盡至今年四月一日緣天旱謁廟祈澤禮畢名住持賈道昭謂曰廟貌漸壞寢宮卑瑣不成近有肯為修飭者乎對曰未公曰寢宮弗飭神未妥也神靈

未安民無幸也及今不建將安待於是乃出俸金若干緡枋木若干片命耆民曹天倫李應春偕道昭董其役自樂樓以後拜殿兩廂丹漆白堊煥然一新而寢宮五楹則創爲改建者甎瓦木植匠役工需俱領於公惟少有不給者則僧人眞安聊爲募化焉不數月翕然告成恢宏高敞視舊制加數倍金碧煇煌聳眎改觀邑人懽忭奔走焚謁者道絡繹不絕時天倫等因請于公求勒石以記公曰余此舉酬夙心耳曷記爲竟不允乃若等蘄神人之胥悅恐盛美之弗彰以記屬余余曰不慧微神之惠蒙公庇護者有年于此爲文益本志也媿駑鈍何天倫等懇至不已余乃言曰國依於民民依於神神棲於廟宮廟宮旣建神靈必妥神靈旣妥民必獲福公之此舉其爲民造福者無窮矣噫謂敬鬼神非務民義乎且是役也上不煩官帑下不擾民貲

㸌然出于俸資樂施所謂濟己裕民公已兼之迨今屢祈屢應
年穀數登民安物阜又孰非神冥冥中之惠乎自是益綿壽祉
大昌其後神益有崇蔭矣公廣武人諱大謨別號敬南起家鄉
進士科第相望勳業奕美肩祚蕃衍爲中朝冠冕未必非神明
素格云萬歴二十一年仲冬　郭湸記吾邑之城隍廟遠者不
可考矣我太祖定天下之始肇建茲廟時洪武四年辛亥也其
後屢圮壞亦屢修治景泰乙亥修之嘉靖壬辰修之萬歴乙亥
修之由乙亥至壬寅未三十年而復圮毁矣邑人曹南等修其
後宮暨其圍廊[illegible]而新之至己未邑人和守業等修其正殿
而新之至[illegible]使于廟而久焉糞汚毁廟者極矣邑人
李時德等修其殿宇暨其神像而新之夫廟以依神而修葺其
壞掃治其汚皆南等之精虔于神也自南至時德慕施于邑之

紳衿軍民男女者有名氏于是南等相率而求記於余仲冗矣
宗伯蘇門先生先生許之乃未及就草而終今八年矣嗟嗟余
豈敢以不文辭乎夫古之人建國分邑未嘗不立社稷祀之爲
一域之履土而食穀者報也於是社稷之靈亦昭昭于一域矣
而城而隍一域之衛也夫豈牲玉之所不及者乎而今世之祀
城隍則異于古在郡視守在邑視令守令初受事則齋于其廟
虔祀而後入凡朔望各率其屬恭謁之亦祀社稷矣然壇而不
廟春秋有事竣事而止城隍之祀則家家舉之凡有患則禱已
則謝焉有許之于先獻之于後有獻之于先責之于後有爭則
質有誣則愬凡在此城隍之一域者官師士民咸凛凛於神之
靈爽也而視爲昭鑒之所禍福之司焉然神之靈爽亦時時有
顯于人矣蓋人之所嚮者神之所行也而制之所因祀之所起

在是矣然事神有道也若邑之人爭則質之誣則愬之是矣乃若有祟而禱之而獻之而許之而責之也是操一餐而與神爲消災延福也士大夫之居官而自好者不肯以求而亂法謂神可求而移人之命乎不止此佛法清虛而人求之與其爲消災延福也士大夫之居鄉而自好者不肯以求而居間謂佛可求而關說于神而移人之命乎惑矣然固有消災延福者人未之思也蓋教及于人之心而法及于人之面法所不及之際官亦不可詰也師所不可臨也而獨無能越神之視聽也人之禱也入廟而凜然不敢有越思禮神而儼然不敢有逸志夫豈謂出廟辭神而神遂不及察乎盍于是而常無忘其禱時之志則其行事無不可告人者書曰爲善降祥爲惡降殃此理之常不可爽者消災延福莫大于是矣而人亦知所以求神乎而許之而

獻之而責之也不亦過乎夫祀以獨恭則不[illegible]
所以妥神也然人不知所以事神而事之則瀆神矣此亦余仲
兄之所嘗言者而並述之時南等首事之人亦大半棄世矣余
與侍持李教談等歎息而勒之石崇正二年九月　國朝暢于
熊記余讀易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是
城隍之廢置爲否泰之鍵關有由然矣夫城隍之重如此自有
明神司之以保障一方非所謂越禮而瀆祭也是以聖王御字
並崇禋祀而承流之大夫師長導民爲責者教化刑賞必求終
鑒以免獲戾于羣黎新邑爲河朔要區土地廣衍戶口孳乳四
封内九邑長所得治者城隍神皆治之則廟猶堂皇也顧閱歲
既久半就傾頹道會陳冲霖鳩善士某某得錢穀若干補舊增
新由正殿曹廊以及舞樓寢宇工力完美復塑侍從鞍馬冥儀

嚴設總兩年而告成高宇綺牖金碧交輝視昔有加司事者遂
垂永久緘其始末請余爲記余時承令楚疆不及瓣香搢以發
顧惟城隍之祠亦猶行古之道也古者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境
內山川大夫五祀門戶其一城隍爲一邑門戶人所由以行止
無虞而歲時伏臘飲食燕衎者也但五祀各于其處城隍廟像
疑非古制然一邑中官長有署士民有舍神獨不戒其棲室乎
況夫神職司監察其檢身不及有司所欲褒揚自爲神所眷佑
其怙惡不悛有司所欲懲創亦爲神所厭射也他若雨暘時若
百穀用登是神顯其靈斯民與有藉賴焉或淫雨烈風金飢木
毀乃以警戒示曲成而士庶有不悚然凛肅然省者乎則夫廟
貌莊嚴以崇宗祀其庶幾神光普照福我枌榆致一邑之泰而
免苦命之咎也乃敘事鄭逵俾勒于麗牲之碑雍正十三年乙

夘三處

關帝廟在東門內正殿五楹拜殿三楹舞樓三楹東西並有耳門元至正間建萬歷崇正間先後重修　國朝康熙三年知縣王克儉增修四十七年邑人王旬公又修之殿後春秋閣亦建於康熙三年嗣知縣周毓麟邑人任昌後等相繼重修乾隆十一年邑人張來震等改建為五楹臺高四尺廟前旗杆二樹以青石臺翼之則邑人宋璘之創置也廟舊有香火地一頃七畝坐落王村係戒海社荒地康熙五十八年知縣陳璋因里長爭訟斷歸廟內為香火之資每年收租銀三兩六錢乾隆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斷增租銀至五兩

國朝殷元福募脩春秋閣引吾邑舊有漢前將軍關壯繆侯廟前殿三楹殿背建春秋閣從侯志也侯義勇雄傑稱萬人敵好

讀左氏春秋呂蒙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是侯之剛直坦白寢食麟經卽敵國亦心服焉眞英雄而聖賢也哉而吾邑爲報曹依劉取道所由威靈尤著閣久傾圮任太守具英目覩心傷議修葺之有志未逮遂赴玉樓之召賢梓燕及欲繼先志又恐獨力難成乃醵金同城士夫而問募引於予予謂王安石高才博學自負振古人豪顧目春秋爲斷爛朝報至使人心頑鈍無恥遺親後君徽欽之禍實始於此而侯當天下分裂干戈搶攘之際手不停披是必於惇庸命討之義有心會神領者此非獨同時虎臣所不及以武侯爲百代殊絕人物授後主以申韓而國不立史官迨典午之興陳壽奉詔修史正統予魏論者追咎於武侯是侯之器識高邁卽武侯亦少遜焉史稱侯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鋭夫豈氣矜之隆亦

春秋之義有以褫亂臣賊子之魄侯眞英雄而聖賢也哉此閟
藹然則瞻拜者肅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所係豈淺鮮哉捐金
整飭應有同志其持片言以募之　又廟記余讀史於蜀漢得
踰義之君子二人一爲諸葛忠武一爲關壯繆忠武曰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壯繆曰不計利害謀死
生又曰日在天中普照萬方心在人中不容一私是皆盡性至
命巍然以將相爲師儒上接孔孟之薪傳而下開程朱之鍵鑰
杜工部云聖賢同時誠篤論也顧武侯有儒者氣象人能道之
若壯繆則止稱爲雄勇冠世而已亦孰知學問之宏大精密迥
非漢氏之所及耶本傳摹擬形似褒貶俱失葢豪邁之氣易肖
而性命之理難言司馬子長不足以知孔孟而謂陳壽足以知
壯繆乎惟是至誠動物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則有莫知其然而

然者享祀遍天下豈為過哉邑舊有廟頗稱壯麗年久傾圮風雨不蔽上舍王君甸公醵金修葺更戡始得告成而礲石屬記于余余曰春秋之義伸正不伸邪惇典庸禮首嚴廟貌後世佛寺道觀所在金碧輝煌無貴賤奔走祈禱薰香膜拜而二氏之徒張大其教釋入壯繆于伽藍道列壯繆為四帥怪誕不根趨利如騖其弊極于遺親後君可勝歎哉若上舍可謂知所務矣從此入廟瞻拜者輪奐聿新莊嚴肅目恍如壯繆之神武臨之在上而洗心滌慮悚然師保之惕彼剛而自矜之詡輕慮殞身之議皆不足以累靈爽而春秋大義不啻日月光昭岳峙川流焉正人心而息邪慝裨益豈淺鮮哉上舍洵可謂知所務矣一時邑侯學博丞尉防汛鄉士大夫以及黎庶工商助役有差共成盛舉是宜悉鋟碑陰以志不朽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　張

叅霞記春秋經學也孔子作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寶書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於柱下春秋成以授魯史官左丘明執掌典籍計萬有六千六百七十二字以繩檢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眞千古救世之具實聖聖相傳之道脉也傳至戰國孟子猶稱之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降及秦漢聖人不作曹董蜂起僭竊之端日滋已甚誰復有秉春秋明大義而振鐸於其間者乎惟我　關夫子夜看春秋秉燭待旦扶炎漢之末世精忠貫日紹尼山之眞傳大義同天世之人止知頌其武功而不知有功于文教者端在春秋之經學也我　國家崇儒重道振興文教設科取士明經首選故自畿甸以及通都大邑建文廟即建關帝廟修尊經閣即修春秋閣誠以千古春秋之統止此兩聖維持於其間而他無聞焉因而祀春秋享太

年其祭同也追五代封三代其尊同也則春秋閣之所係者重而所關者誠大也其可任其傾圮變為瓦礫使三代神牌無地可棲　朝廷大典無地可設此亦士子之所不忍者也余年週花甲不憚勞瘁敬約同志捐貲重建告竣之日廟貌增耀文光照耀豈徒壯一時之觀瞻逞能於閭閈哉實所以妥聖所以尊經史所以重　國典也至於闔邑捐貲姓氏共勷厥美者另載貞珉以傳不朽云乾隆十一年十一月

按帝祠遍天下在新邑者如城關內外暨集鎮村墟盍指不勝屈茲概置不錄存此者重祀典也

八蜡廟在縣治左後衙　國朝康熙三十三年知縣李登瀛修雍正三年知縣王棠賜乾隆四年知縣時正倶重修

按曲水村亦有八蜡廟

馬神廟在縣治東　國朝康熙二十七年知縣周毓麟重修

按已上壇廟各有額支祭祀銀詳賦役

龍王廟在城北郊正殿三間東配房三間乾隆二年知縣張鉞建
乾隆七年知縣趙開元修

張鉞壁石余承乏新邑四載於兹值時和歲稔官吏慶于庭士民忭於野正蘊子所云優游以樂於此之時也揆厥所由賴
聖天子協清寧之撰各上憲殫燮理之功而好雨及時陰無伏而陽無愆者神亦與有力焉鉞敢飲水而忘其源乎爰倣古雩祀敬龍王神祠於城北搏像而處禮之敬署其額曰霖雨蒼生答神貺也於戲鼠雀攸除春秋必薦令實無負於神也雨暘以時禱求有應神忍負於令哉神所憑依將在是矣故于落成日礱石誌之乾隆二年

暢俊記古人不作無益鬼神不享非禮

故有功德于民者上下祇肅秩奠維殷乂之陰陽胥應淑氣旁流年穀屢登閭閻繁殖而號曰平治之世後人失其義流于昵淫于黷則神亦有應有不應焉吾新爲衛郡巖邑山川社稷之圻先聖昔賢之祚靡不宏規制而妥精禋乃龍王之神能降靈液澤枯苗陰芘生民厥功匪細而祠宇久缺歲復一歲卒無刱舉以壯有赫之觀者邑侯清苑張公以名進士宰是邑撡廉而才敏四年來利興弊除教漸化洽先符輿誦要惟本于惠之心行仁人之事而無日不汲汲于民瘼猶慮雨暘或愆旱魃傷禾致吾民之踣且殭也爰于丁巳春卜城壯隙地大啟龍王神祠凡所以撫茲一二黔首佑以寧謐者意深且遠矣維時鳩匠選才解月俸以倡士民復進鄉耆經紀其事毋奪人毋妨農乃遠郊近郭私錢槩力趨事子來不數月而由門及殿輪焉奐焉又

列屋翼其旁者五為受胙更衣所每朔望攝衣冠捧香幣以接
神明其拳拳者又何至焉由是而雨暘時若比户盈寧民和而
神降之福邑父老子弟世世食德蒙休有不永矣弗護而與廟
並隆隆者乎因思天下事初不恃有千萬人而惟患不得夫一
人得其人雖千年之墜緒可振與於一旦否則衆如符秦粟如
李密而終不免于蹉跎也若我侯洵不朽之一人矣行見循良
報最陞朝以隆大事泰山之雲觸石膚寸且不崇朝而雨天下
寧特新邑之惠雨長流與甘棠並蔭也哉顧余風塵擾擾今甫
息肩既未殫其勞烏能傳厥美借面對人殊不禁擱筆而三嘆
也乾隆三年五月

按龍王廟乾隆九年祗領　欽定祭文蓋霖雨蒼生功能潤
物允宜崇報賢尹克新厥廟其意爲可師也

湯王廟在南街元至元間建明嘉靖間知縣方承恩重建 國朝康熙二十八年知縣周毓麟增修以二相配享乾隆三年知縣時正勳項修葺旋圮十一年知縣趙開元捐金重修之屬邑善行生員張資 董其役

周毓麟記余以癸亥夏來令新邑戎馬之餘供億靡寧民疲奔命牧斯土者勞來安定之不遑而暇計其他哉惟是享祀之際顧瞻古聖哲王廟貌廢墜殿宇傾頽中心如怛迨已巳民得休息歲且屢登先將學宮殿廡門墻啟聖文昌名宦鄉賢等祠尊經奎宿等閣捐貲創修屹然改觀又建設宣講 聖諭牌坊經蒙義學以正人心與文教繼以扯馬頭之民樂橋漸次告竣又縣治內歸德街建有湯王廟摧殘已久不知昉于何代推原其故以鄘爲殷墟在昔成湯代罪弔民修德行仁功垂萬世則立

廟享祀固宜與天無極也可使棟楹摧折簷宇頹墜乎乃殫心籌畫捐貲餙材計工授食始于暮春成于仲夏傾者起廢者舉輪美奐發廟貌聿新庶幾駿奔濟將威儀咸肅于以崇哲王而光俎豆亦千秋盛事矣第基址弘敞創制未備端有賴于繼起者云康熙二十八年七月　張資漢記古之帝王開天建極使兩儀以位羣生以育而仁風至化雍熙盈滿豐功偉烈載在方策者羲農三代而下僅以十數至于巍然其宮儼然其容俾數千載之下戢時薦享愈久而愈不忘者惟成湯爲然吾鄜屬有商畿内地南門内有湯王廟想當年巡幸所至士民感戴後之人爲立廟以祀之此亦理之固然而可信者廟之右方公祠在焉方公爲明嘉靖時賢侯其善政多端往牒所陳班班可考立祠于此毋亦所謂有功德于民則祀之故以類合乎日久棟宇

傾圮墻垣頽然荒烟蔓草之況無以崇德而報功也乾隆庚申邑侯趙公光蒞茲土尤重祀典首新文廟次及壇壝亦已周不飭脩廼于丙寅之春出俸五十餘金鳩工市財一新厥制命漢董厥事因而豐其棟宇高其墻垣旬月之間廟貌新矣卽方公之祠亦革其舊焉從此聖王之靈旣宅其所甘棠之德久而不忘而我　侯之功德且與之並傳不朽矣漢忝勷厥事謹勒石以記其畧云乾隆十一年三月

微子廟輿地考一統志郡志皆載今無考相傳湯王廟東隙地卽其址

太公廟在鳳岡宋紹聖元貞間重修　國朝康熙間知縣李登瀛修復之置祀田後裔春秋奉祭

宋邢澤民記德厚者流澤遠功大者享報豐綿祀寖久羣有時

而竭報有時而息非人心之薄德與功徽歷世既久可以忘也
祭廢而不講廟圮而不修其以是夫新鄉縣東社距邑三里衛
河之傍茹岡之上有太公廟載在祀典享血食幾世矣廟像摧
剝元祐年間里人有即而新之殿宇廓然塑像儼列乃人心有
無窮之報以太公之澤無窮也州之西有公之泉碣石以紀其
譜牒文古書隸斷缺不完而尚可考由是知公其衛人歟石記
今在丞相塋寺跡其兆應飛熊功歸揚鷹賜履分封韜經遺世
宜其位襲王爵禮崇西學編戶皆呂姓繼世有顯跡比年大丞
相汲國公因祀曾祖塋域親詣祠下稱四十七代孫廟去公之
先塋踰水相向有院曰報先旌德噫春秋祈報億萬斯年而無
已者以今日之人心較之即後日之人心也有繼而莫之忘也
里人張慶實為之倡始其子天保嘗從儒學願得文以記之且

以附歲月云紹聖元年五月十五日　國朝任璿記華亭李侯宰鄘五載百度維新蓋嘗巡野而過君子之鄉知伯玉之賢實産於斯爰立專祠以昭仰止于是乎文教既炳秀民用章鄘南煥然重闢一理學道德之區域甚盛事也今春侯以政成登薦剡內名有日復進余而告之曰鳳崗之上太公廟在焉其村編戶多呂姓繼世有顯人雖譜牒不可考而此廟之建殆有由然乃歷宋元迄今而棟宇頹廢殊不壯觀既爲整飭之矣竊惟三代上以功名顯者惟伊尹太公爲最著蓋夏商之際生民塗炭實甚而天民者出其先南巢有放已自任以天下之重迨武王之尊爲尚父也八年既會前途倒戈此而欲不爲孟津之麾得乎救民取殘公以一身肩之而不辭與孟子云伊尹聖之任實異代而同揆世或以所爲多陰謀秘術與孫吳同類並稱初不

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順天應人昭昭若是也然則古人出
大節往往爲流俗所借口者率此類公血食此地世代已遙而
朝歌衞水間餘勲猶在今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庶幾功德之無
涯乎余聞之乃知是役皆秉成于侯而邑中呂姓復捐金買田
二十畝以脩春秋祭祀之用意誠善矣苐愧戔戔者罔能敷賛
于萬一爾李公諱登瀛江南華亭人乙丑進士以清廉愛民行
取康熈三十六年四月

李登瀛詩麗日新逢初夏時肇禋岡上拜遺祠丹書壯面尊元
老黃鉞東征仗太師滚樹雲埋樵牧路荒亭苔沒宋元碑龍韜
豹畧歸何處俎豆衣裳萬古思　尚父當年罷釣遲西風颯颯
鬢成絲時遺且作溪邊叟道大終爲王者師望遠千秋存古貌
象賢今日見遺碑相携祠下羣瞻拜皷皷蒸嘗慰所思　暢于

熊詩把釣非魚氣獨雄鷹揚千載令蜀崇清明賸有殘碑在衛
水東朝一色灿

蘧大夫廟在邑東北君子村因墓建廟久廢　國朝康熙間知縣
李登瀛建祠於縣治西即省身書院
李登瀛詩特崇明德祀不為大夫村劍履遺踪遠行藏我道存
宮墻新釋菜詩禮舊登門咫尺尼山座瞻依共此尊

崔府君廟一在大家店邑人張宣建一在北小街常平倉後按公
名珏祁州古城人唐大觀舉賢良任山西長子令有虎噬人檄誥
縣殺之政稱神明改衛州衛縣令德政甚彰人多立廟奉之
國朝張縉彥記九世之所謂神者皆古先哲王及賢士大夫其
精神注射為造化所不能滅以故祭法所載或施法勤事則祀
之若厲山之為稷后土之為社是也或能捍大災禦大患則祀

之若禹之鄣水湯之除虐是也至如後世子胥之在吳則靈爽存焉者也桐鄉之祀嗇夫則曾任官其地民去思不忘者也不然者非淫則誣矣吾鄜縣治有府君廟列先傳載譚公處端曾出神於此及至衛則仙人在焉葢廟爲吾新名蹟久矣父老相傳預備倉背其舊址然不可考前明廢興不一永樂嘉靖中兩修之兵燹後繼以水患廟貌頹圮不蔽風雨而基址亦爲淋雨所蝕不能置廊廡善士李廷植洎居人王治國等憫之醵金重新旣啟棲神之所而殿桷垣墻亦煥然改觀又恐其久而淹沒也丐石記之按府君姓崔氏名珏大觀中舉賢良仕晉地有虎噬人乃檄致殺之遷滏陽辨負債之冤仕衛擒巨蛇厭水患又宋高宗爲金人所廹時傳府君接渡以泥馬事至奇夫驅虎釋冤厭水此施法勤事之在祀典者也又官于磁于淇此靈爽在

人與仕宦其地不能忘也至陰相宋帝之興則所云禦大災捍大患精神射注為造化所不能滅淑其澤者思其功服其教者懷其德游其地者懾其威廟貌之修不亦宜乎余嘉與有成遂助金二十並蠲地二十尺可容焚修居址焉尤異者余既諾斗陽李公之請為文以記時湮越于寧陵道中憑輿屬草憶府君宦蹟未真便倦欲卧索乘馬已前追止之則巍然府君廟也古碑半滅載神蹟甚彰豈神之呼余而告之乎亦欲余之次序其事而以異蹟示之乎奇矣時丙申閏五月朔一日也順治十年三月

順治新志曰成湯太公望漢壽亭侯唐崔珏宋岳忠武皆功德垂于萬禩或其都邑或其舊里或仕跡所經歷或其戰地君子賢賢小人樂利此皆永載祀典可也狄仁傑不喜淫祀于數公

無憾焉

蕭晏二公廟在民樂橋北河北岸明弘治間郭英等建　國朝順治間重修

邑人劉源潔記二公唐行人也奉命冊封海外入海中城山不知所歸逮宋使海外者過其處見其人指脫水患歸而入告封司河政以故濱河之區多祀之則經所謂以勞定國者非耶夫公膺簡命而光一代之皇華豈不能報祀典以拯兆民之胥溺能致身于唐効靈于宋以監王事而全天使豈不能襄土國濟下邑以通貨賄而利漁鹽能顯靈城山指迷津援洪濤巨浪之上豈不能黙佑邸鄺運芥舟出膠滯于坳堂杯水之中然則公之廟食于新既廢復興而祀典不忘者乃以德升以功舉其與園林臺榭蕭然共存者豈偶然哉余故記之以告天下後世有

功德于人者

玉皇廟 一在翟箔村宋時勅建一在老君庵前明萬歷間修一在縣東四里許有高閣郭氏建今廢

明梁問孟記邑西北五里許有玉皇廟歲丙午鼎新之鴛瓦麟沓金碧輝煌望若蘂珠瓊宮葢泝本始答靈貺也鄉人謦折而問記於余余惟神之最尊者玉皇也居則絳節藤蘿祀則陶匏繭栗禘則天子薦璜于圓丘茲舉也或近于褻歟鄉人乃復罄折而請曰聞父母之恩與天地埒民輙家廟而户祝之矧天之大德曰生爲人之大父母乎衆庶憑生焉可緩也余遽爾正襟曰茲舉不敢謂有間於泰山之旅然其心則可嘉矣葢蚳芹而美獻之君父沼沚之毛可羞王公夫芹也沼沚之毛也微乎其微而以之獻君父羞王公重明潔與明信也噫野人而明信明

潔不嫌於一芹之微豈鄉人而齋戒沐浴不可以祀上帝乎況一時耆老某某又稱悉心為善不遺餘力者詎可泯沒歟既為記其落成月日復思歲有豐歉時有盈縮數之奇也倘從此徼天之庇護福田利益民鮮夭札物無殰殈五風十雨嘉禾倍生則報應之理亦自然而然也此舉詎可已哉或疑何以與杜下史並曰聃天之客星似與大帝宜伏臘亦理之或然云萬歷三十四年夏

玉帝廟一在城北王村一在暢家閣

三官廟在東門外明弘治間邑人王宗等建

東嶽廟在東關唐清和間邑人彭城氏武威氏建元至元至治間相繼重修明永樂間邑人劉某重建成化間典史龔順嘉靖間知縣施紀萬歷間知縣余相苑垈俱重修

元陶師淵記至元癸巳春三月二十八日新鄉民協力重修岱岳廟正殿暨東西廡神宇三門告成主簿東魯劉秉真率賓僚鄉耆備牲醪香帑侑妥神像以落成之具貢士孫翥持營建本末狀丐文劉石義不獲辭按前衛州推官李大雅開寶二年廟記葢興於五季唐廢帝清泰二年縣人彭城氏武威氏創建於崇化坊闤市之東漢乾祐宋乾德開寶間復加修廣其儀像司曹廊廡一遵奉符岱宗祠制殿宇崇峻屏翰邃窈釆餙狗怪鬼物屬獰鎮奠一方以代禋考之迄今迨一千一百六十甲子有奇矣歲月既久興廢屢經風雨剝蝕土木解弛貞祐之兵東西廊廡悉罹煨蕩惟正殿及前闥閭三楹存焉至元壬午千夫長陳公剛遇軍屯於縣命其屬周榮孫趙協義于鄉耆[illegible]日進復加修完任貲費供力役親程適半賫志以殁壬辰秋邑人馬妥趙

國正幹敏介廉信服于衆憫其締構中晝日削月剝茨堊未備未施又涉入稔梴桷蠹損梠楔杌桯恐致毀圮以隳前功迺請于主簿劉君勸勵鄉社致力君于政暇親往省率歷三時克完由富村人席義南尚村崔德共力葺費靡侵乃於人同時報功落成夕澍雨盈尺以慰望霓之心葢靈感所致也其經營本末如此伏惟岱宗之神宰萬化生成之府崇秩之禮見諸歷代殷周而上祀視三公漢唐以降嶽封王爵宋大中祥符間尊齊天帝大元至元庚寅復勅贈大生之謚神德溥博凡旱蝗水溢疫癘災沴衆哀籲誠懇風馭雲軿周流盤摶感名之機捷若桴鼓正非同於淫祀無福之戒而席安趙國正以知爲倡率劉君贊而成之惠及于衆而務遠圖其志洵可書也乃紀其興起歲月俾來世有所考焉至元三十一年十月

明劉健記東嶽會封

内山禮是山惟天子及封内諸侯得祭魯季氏以大夫祭之孔子譏焉近世自通都大邑以及僻村委巷皆為立廟雖賤至奴隸皆得奉物以祭禮制蕩矣顧其棲宇復荒落瀆褻殊甚新鄉東嶽廟舊在邑之東郊屋數間僅蔽風雨恒為牧孺憩息所龔君為典史視之惻然乃謀諸僚寀出其俸餘以倡民民爭以其財輸遂易近城隙地重修之規模宏麗百倍於舊經始於成化四年八月落成於成化五年七月凡費錢若千萬夫龔君之為是役也知尊神庇民矣然非其禮而尊則為瀆且誣乎故筆之廟以示新鄉之民俾不至於瀆誣焉耳龔君名順字順卿陝西三原人居官惠愛且能鋤強梗為典史九載今陞正九品俸仍舊職云成化五年

真武廟一在北門内明永樂間建萬歷間修一在民樂橋北萬歷

間建　國朝康熙雍正踵修之一在東關外嘉靖間建
明郭滔記玄武神顯於武當太和宮而天下通都大邑里巷閭
亦莫不有廟處事不敢忽凡以祐國庇民功用可槩見也吾新
城壯門內故有玄帝廟邑人捐貲新之而居是閭者王燊化輩
奉香火尤處過而企入而仰者肅然惕然狎言不出于口惰容
不設于躬回邪不萌于念使人一旦興於善而消沮其不善有
如此則神之功用然也而吾以為神當不獨在吾廟人心之處
當無往不如神之常在左右焉然後謂之善於事神如必過而
企入而仰乃肅然惕然也迨其稍遠復肆然惟吾所為無不可
者則是神當專在廟玄武神又當專在太和宮而吾鄉又何以
奉香火也耶且夫人必善事然後神歆之不祈而福自集不禳
而禍自消子孫百世猶昌而或者欲以媚神邀福又或者欲以

乞靈免禍卿士大夫雅知自尚不爲人居間以淆是非亂黑白使有罪免而無辜蒙誣也矧聰明正直之神乎吾願里之人相勉而胥出于此庶幾永荷陰騭哉遂勒石以相勗云　國朝張縫彥記夫人焫芬以侑輪奐以樓謂事神之道止矣有人持齋誦經自矜衆人之前若以彼爲卑卑不屑也則又有哂之者四心卽神也入廟而洋洋在上庶幾昭鬼神之盛德乎余以爲此皆神道所或然而于吾鄙所以崇奉玄帝之旨尚未有當昔蘇子曰天文地理音樂律曆之事皆不足學學其不傳於書與載於口者今里巷有言城之象取於龜考諸傳記未見焉余深疑之繼與堪輿家登陴望氣言若有合乃憬然悟曰先王制器尚象今眞武之號爲玄其色尚黑其護法則龜蛇者蓋壯方水也眞武龜之主也水龜之所由生也凡物見主則不悖戀所生則

不違鎮于衛水之陰良有以夫年來人文煥發所産多英人杰士其大者固先明雋偉卓磊不羣小者亦能敦朴豈第不失儒風地界無根亦未必爲神所栽培也乃必欲誣之以爲無鬼神迨一旦緩急揲蓍布卦奔走甚于細民褻事之諂瀆何與居恆之慢侮如彼自相刺謬也與吾邑斗陽李君方初楊君華封崔君紊敦敬畏殿宇告成請余記之余曰三子平日所以禱鬼神者不在此也然以營建之事而并著夫古人立廟之意與吾鄙崇奉玄帝之旨俾後之君子咸敬鬼神則又不可不書　任璿

記禮玄武聖帝者走武當山此世人之所共知也而祠宇幾遍天下其神氣則無所不之爾吾新安仁街爲城北門舊有廟焉昔人卜基肇造非無說以處此安仁街之人遂世世相率苾芬以薦之輪奐以新之前輩宗伯郭公司訓張公記之詳矣兩先

生爲吾安仁望族其記亦咸勒之石以相勗其於先王神道設
教之意不大有合焉者乎在昔先王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
施其教是故先之五教弼以五刑庶可勉其不善以就於善然
而教則易褻刑則易玩非示之以不可測則無以持天下之心
而濟其道於無窮嘗試語人以爲善莫爲不善則未必應語人
以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則弗敢有違者以禍福之中于人心
猶可用以爲轉移化導之機也今吾安仁街之人虔厥祀享若
玄武之神不在太和宮而在咫尺間有患則禱已則謝焉實有
以操一方之善惡而爲之消災延福也者非誣也蓋以禍福之
原趨避之端也趨避之端鬼神之用也借鬼神之用以助教化
之所不及道非明民將以愚之不然則宗伯司訓兩先生者豈
儻爲神明顯赫祐國庇民之說以誇後世耶已已維夏修理甫

畢王子羹藉囑余記之余復何言第就昔人立廟之意與宗伯司訓兩先生垂訓之旨而推廣之以爲吾安仁街之居人勸康熙二十八年　張來極記真武聖祀於武當之太和宮久矣而通都大邑以及鄉村里巷亦靡不設廟而虔禮之其號爲元色尚黑故稱元天以龜蛇爲護法蓋天一生水北方坎也元者水之精龜蛇以水爲生故真武爲龜蛇之主也鄜邑城取象爲龜用以作鎮亦取得其所主止而不遷之義耳北門東關兩廟舊有碣矣其建在橋北者乃明萬歷年建崇正十二年羽客李某募衆積資剏建拜殿三楹擴其規模美其輪奐復置廟西院莊房一處園地陸畝陸分康熙二十五年路道人復募修呂祖殿三楹趙道人置田五畝以爲贍養之資香火雲集遂成巨觀奈駒隙易邁風雨摧殘丹減金消繼起之功不能不望于守成者

其法徒邢一圖寄跡元門棲心筆墨刻志岐黃以硯田肘後之餘濟以衆善醵金之助恢宏先緒頓改舊觀但見層臺廣厦峻宇雕梁玉龍碧瓦金鳳朱欄真武端嚴其上羣聖拱列其旁晨鐘暮鼓夕拜朝焚有不龍虎俱伏爲寰中之蓬島也哉工旣竣乃敬疏以付石蚨永垂不朽

靈君廟在民樂橋北

濟瀆廟在絡綵潭明洪武間建

九龍廟在固軍東南有潭祈禱最應

黑虎廟一在楊家門一在縣北張門村　國朝康熙間知縣李登瀛重修

李登瀛記禮不必皆出於古有其舉之莫或廢焉可也況乎功在斯民有禱輒應足以轉灾爲豐而顧使之廟宇傾頹神棲無

沂豈人心之所安也哉間考於輝邑誌有山曰黑麓之山有
曰黑麓之潭其地丹崖翠壁茂林陰翳清流激湍杳不可測盛
夏暑氣不侵正晝日不穿漏斯眞靈異憑依之地也上建黑麓
神祠䖍時致祭莫敢或缺葢以神能效靈於山川之間每遇凶
荒之歲士人匍匐致禱神輒以甘霖應之其廟而食之固其宜
也新之去輝僅四十里神能爲德於一方不難旁及於鄰壤故
亦建廟於縣北三崗之上白雲往來丹霞舒卷其間爲靈氣之
相接洵可知也第歷年久遠積就荒蕪棟宇榱桷爲風雨所飄
搖剝蝕者殆不可問於是里之好善者顧而咨嗟太息亟謀重
新之舉鳩工庀材一時告成乃來請記於予予旣嘆神之明德
有以感動斯土之民而令斯民無不盡其誠敬而又嘉吾民之
能不忘神惠不惜己貲羣趨而落成也故樂得而爲之書康熙

三十三年季春

天仙廟在縣南趙家堤

碧霞元君廟在北馬頭邑人王輔建一在南門外

三仙廟在縣西南翟箔村宋時建有逍遥樓黑龍池今廢

越王廟在縣西明洪武間邑人張忠等建

康熙續志云勾踐去此甚遠其像九旒無所攷也

馮石廟在故城東二里

三仙廟在原莊石門有三仙潭禱雨輙應相傳原莊是其故里三

塋存焉

金龍四大王廟一在北馬頭一在縣東衛河南岸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五

祠祀志下

何公祠祀明郡守廷魁在東郭三里

明邑人郭淐記邑爲新鄉屬衛輝府萬歷甲寅天子封親藩河洛由漕轉黄達之如景藩入楚故事而瀕漕規免者屬漕臣以河險爲口實謂西抵衛輝登陸甚便中外諸臣不能復爲衛謀幸臺使者調何公來守處糾紛游刃立解事已而人不知害省費惘勞若慈父于愛子然由是士農工役無不舉手加額謂如涸鮒游泳西江之間而所愁然慮者公守歸德業已幾一𥳑在吾郡爲日幾何當遷且去也明年乙夘河洛間弗靖臺使者果再疏調公河南衛之人走求上官願留公不聽將詣闕而綸音下不可爲矣乃相聚而謀曰公有德於吾民夫矣不能婚者婚

之耕藝無資且給牛種訟不相下則反覆開諭而寬其罰或為民害則加意剔除而戢其狂飛驛遞累公鏹發必以時歲荒民流百計活之郡城圮壞修繕以時凡此無非為吾民者小人雖無知甘苦其亦能辨矣公今且去不可留惟為祠宇貌公像以時瞻仰焉知公常在衛也遂相度地為屋三楹東西廡各三楹門三楹重門一請余記之夫公守衛僅一載于茲而已何以得此于民哉蓋公才旣明果足以有為而孳孳為百姓之念又最眞百姓亦自有心也無以動之則藏於其體而不交有以恩之則感於其中而不已其固然耳顧守而祠之郡者有矣在在祠守則守之為守可知也守之愛在邑也吾願夫後之蒞茲土者以無忘吾民之故而併無忘公使其祠巋然千百世與余言長在則幸甚公諱廷魁山西大同人起家辛丑進士

溪問孟詩春風披拂柳絛輕爲送鶯聲出鳳城四事已沾膏也

惠一棠還見召公清摩霄蒼翠蘇山合暎月芒寒衛水明野叟

數年雞犬寂若耶溪畔繪君行

附錄孫承澤何忠愍傳何廷魁號觀歆山西大同人也生而秀整稍長嗜書以博學宏詞稱庚子魁鄉薦瓶無儲粟有以居間請者麾去之辛丑成進士授南直涇縣令發奸摘伏老吏不如就琴溪架石梁爲數世利以與邑大紳忤改令寧晉秩滿當遷攀輪咽路名入拜刑部主政治獄平允癸丑出守歸德郡郡故囂凌難治有豪右張國安借地稅爲名幾成揭竿公授意邑令浹旬就縛時共推定變才亡何調衛輝復調河南蓋以福藩就封衛輝實爲孔道而朱邸建雒陽中涓侍衛爪距新銳又非賢守不任彈壓也歷三郡著能聲丙辰擢

西寧副使尋丁艱去而憾者猶煽蜚語中考功法幸得常調降黎年守辛酉以原官兵備遼陽時遼事將潰拜命之日慨慷自誓願以身殉既至區畫兵事與袁經畧多牴牾乃貽書家人曰吾不知死所矣瀋陽陷同事者爭遣其孥公曰吾不敢為民望　大清兵濟河請于經畧扼河勿使渡不聽未幾城陷從容歸署西向雲中拜先靈泣語左右曰吾負若屬其自為地毋我顧也懷印徐步自投于井二妾高氏金氏從之婢僕六人一時同死事聞贈大理寺卿謚忠愍廕一子賜祀昭忠祠

于公祠在合河鎮公名應昌

方公祠祀縣令承恩在湯王廟内乾隆十一年知縣趙開元重修邑人張行可記祀之典大矣非有勛德于民則不得祀故祀也

者民之所以報也新鄉地衝政繁古今以良吏稱者不多見嘉
靖戊申冬十月我侯龍川方公奉天子命宰茲土甫半載政善
民安上下咸信之鄉老路朝陽等僉謀曰我侯庇我欲報大德
垂之不朽其惟生祠乎爰相告于憲副百泉路公大尹南圍楊
公諸君子皆曰是足以協人心矣又謀于邑庠路子子仁李子
惟善路子邦直曹子子修王子士勉輩皆曰良之心卽鄉大夫
諸士子之心也衆議以孚矣于是建祠於湯廟西旣成而屬行
可爲之記行可嘗讀宋史得一眞西山官潭州民立生祠祀之
爲勛德也我侯非大有造于民誰從而祠之乎茲姑摭其政之
大者言之建城樓以戒不虞課諸生以育人才修廢墜而館舍
新均田疇而民心悅名宦鄉賢二祠前未有也立之以勵風化
湯王城隍二廟今將頹也新之以感人心非公之勛乎催科不

擾而撫字切留心漕兌而起運先禁滛樂以正風俗抑强暴以
安善人旱魃爲虐羣生其皇皇也親率寮屬步行祈禱而天乃
雨撫按求言衆官盡默默也條陳庶政悉合時務而當道悅非
公之德乎夫有是勛則澤足被于後有是德則惠足蒙于時感
而立祠固其所也潭州民不忘西山新鄉民能忘侯乎過此以
往凡令茲土者得有所觀法而興起矣嘉靖三十一年三月
方侯政畧附一申請免本縣二十九年周本府米五千五百餘
石免本縣三十年民兵工食銀二千二百五十餘兩　一巡按
御史王按臨申雪被誣以禁追贓徒犯邢維朴馬按臨請釋被
誣重辟趙鐸等五人　一邑人王宗佑幼適王恕婦新寡幼子
七歲暮夜後園抛一嬰孩旁二人執匿名帖証之侯斷之曰是
誣也寡婦産兒暮夜誰其見之即使有此豈不遠置乃遺後園

令人聞其聲乎匿名文書時有明禁並以造言之罪罪之王民
名節始得全　一本縣五十二里逃亡過半侯到任釋逋負蠲
煩苛招撫復業民幾至千人俱籍名附卷　一本縣宏農原庄
二社連年水旱災傷民皆思逃申蒙存恤　一嘉靖二十九年
春飢請發縣倉大小士民均沾不許欠糧攔阻不許私債准折
不許酒食誘引并親鄰代領里書科索　一嘉靖三十年編審
遠年消乏者降二則近年消乏者降一則遠年殷實者照舊則
近年富盛者升一則年過六十與年未十五殘疾極貧者俱免
丁　一凡過往贐送本衙自備傘轎整舊為新酒席盡行禁革
一凡有役使止用班夫有工食者不用地方火夫民得樂業
一改王府折色銀麥價如故分大户輪班役民力少蘇朝覲
惟額定路費不加毫末見監止處決重犯倉内並無一人河夫

親定堡夫親編門禁皂快嚴以關防鄉村市井多爲撫恤孤老衣糧依時不缺夫馬供應酌中不逾　一上批集至惟留原被干証餘各令田詳下發落本縣詞但羈戎首餘令歸農並不多差勾攝拘必親議罪必親定晨出夜退率以爲常　一本縣夏秋稅糧共三萬四千五百有零立限勸輸不動鞭朴各以時完　一立名宦鄉賢祠北城門西門橋儒學道修大成殿修尊經閣湯王廟察院廳力役則取諸班夫之餘其甎植則取諸小過之贖故不勞力不費財安然就緒有不知誰爲之者　一興學校每月朔望必會講辨疑紙筆膏火自備人文蔚起　一本縣驛遞騾馬消乏過客阻滞申請驛傳道革除積年光棍另招土著富民將騾馬夫車取保編籍各州縣原編協濟工食申呈本道解發本縣令驛遞官吏親領督同應役人領給附卷

余公祠在東郊外祀縣令相其孫煌天啟乙丑狀元及第詣新鄉設牲醴祭之

米公祠在西門內今廢公名壽圖

王公祠在靈治庵內祀邑令克儉

邑人許作梅記邑令王公蒞新十有七年民和化成正宜膺寵錫建大業而乃以年邁懸車邑人士扳留不得為建祠尸而祝之樹豐碑以永志弗諼屬余為之記余自媿不文不足以頌公然分屬蒙庥歷覩善政誼不容辭公慈惠豈弟篤長者行特立之節不肯隨時俯仰其所為皆與俗吏異俗吏以巧取為能公獨廉于持已循惟正之額去無藝之征建城修橋悉捐俸而不以累民俗吏以嚴刻為長公獨慎于用法宥小過消深文聽訟折獄一切用輕典俗吏餙簠簋每高崖岸而公悃愊無華不求

灼灼之名俗吏尚操切作威福以失物情公則平易近人僻壤愚民皆得達其所欲言之隱公之善政不旣多乎然交際之禮時俗所重公獨耻以餽遺求聞達因是歷五考淹滯不遷而公不以介意視民益親邑土瘠民貧歲多逋賦公斟酌用緩委曲寬解不使民罹于法又邑爲八省通衢值閩蜀多事飛騎往來如織公養馬雇役不煩里甲節省浮費公私無擾亡命徒或詐爲逃人誣陷平民有藉以爲功每不爲辯明而械送京師公窮詰得實痛懲不復株累是以四境安堵雞犬不驚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于人必有所濟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殆公之謂與十有七年福蔭其民而遺愛之繫人思者長矣昔漢何武居官無赫赫名而去後令人思揆之于公何異代同符哉公諱克儉字立庵遼東海州人戊子貢士順治九年

任康熙六年致仕記之者康熙七年二月也

周公祠在東門外祀縣令龥麟

李公祠一在縣治左後衙中祀文昌一在楊家岡東公名登瀛

邑人郭遇熙記自古文運與國相關而人文天文並重孔子繫易之賁曰觀乎天文又曰觀乎人文文之時義大矣哉求其鼓舞振作專司文教者惟良有司是賴吾鄘素稱文物之邦科第蟬聯甲于衛郡比年以來兵燹之餘五穀不登士荒于學文運亦少替矣東皐李侯以雲間名宿來蒞茲土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禁私派緩催科勸農桑息詞訟尤以文教為首務甫下車即構義學延名師以訓來學之修脯不給者月試諸生寒暑不輟衡文以傳註為宗取裁以先輩為法于是小子有造成人有德鄘之人文一時大振門下之士遂有冠中州騰翰苑者侯之有

造吾鄘也豈淺鮮哉邑人戴德不忘共謀建祠比于畏壘之祝
丐予為記予因功令森嚴敬謝不敏閱數月 天子遴選良牧
操守清廉愛民有能者 召入陛見撫軍李公特疏薦侯勒限
促裝邑之父老子弟倉皇失色攀轅卧轍欲挽留而不得相率
而言曰吾侯行矣流澤者永食德者報俎豆之舉此其時哉遂
于義學中建堂三楹奉侯位于上予與邑賢士大夫及里巷愚
氓環拜而祝曰願 天子勿奪吾慈父母願吾侯亦無遽舍吾
鄘而去也及命下果得回署以侯高擢閤邑士民踴躍歡呼迎
于道左即請侯詣祠環叩堦下侯蹙然遜謝曰余奉 天子命
還蒞茲土日夜不遑猶恐蚉負貽羞敢當此過情之舉乎乃塑
文昌像于上使鄘之人士得歲時俎豆焉夫文昌司文運天文
也侯司文教人文也天文明于上人文著于下無二道也備自

今以往士子等自琢磨以道德爲文章而功名事業炳燿一時則文治之盛比美前朝我侯之功將與文昌共垂久遠而吾鄘之所以報侯者豈有替哉侯諱登瀛字賓王東臯其別號也江南華亭人康熙乙丑進士康熙三十五年五月記

順治新志曰稽之祀典凡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郡伯何公祀于新且百餘年猶令人感戴而不忍忘況父母孔邇者乎則數公之賢其尸祝之固有由也

許作梅曰語云所在無赫赫名去後人常見思明遺愛也故有功德於人者則尸祝之何公爲政余不及見也然以郡太守而祀於新邑則德惠宜民已可槩見至於殉難表忠血食京師且千載不祧焉米公令新殊赫赫矣而父老至今傳頌之於戲子產相鄭火烈人畏孔子予以惠人米公祠祀其有以夫

寺觀附

華藏寺一名大寺在歸德街洪武間建置僧會司令節祝釐於內
福建林清遊大寺見梅詩結伴同遊逸興賒上方何事燦梅花
山僧笑謂花知趣留待先生句易茶

圓覺寺在王岳營亦名脫膊寺
邑人張縉彥記如來以萬法萬行普渡羣生其教平等識眞如
者非在水識佛智者不假燈是以西方聖人開三乘諭演菩薩
旨轉十二輪度生死海寔人天之要諦九聖之寶筏也王岳營
舊有古刹高甍騫雲畫棟凝綠法容瑞相種種具足閱戢旣湮
金碧落謝激雨漂風爰及兵燹緇衣惜之余亦湮恫隆印隆祐
瞻禮發願報諸檀越成大喜捨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由是料材
任功畢而肆力西起妙製南成靜宇地藏巍坐青蓮承趺金獸

盤旋藻井花鬘那羅一殿中閟外寂而石磬木魚晨昏相續善信膜拜如佛出世因持貞珉乞言永壽余按此寺肇自國初古佛顯化脫膊忍辱頓錫不去見身說法以此世人皈依不疑勝宇有沉淪佛光無明滅既敘次其事迺說四偈以告來者　又脫膊和尚詩大師尚解脫撒手自蓮宮有相疑非相全空半已空袈裟斜映日麈尾少含風識我參禪意擘拳向佛攏　許作梅詩法雨恒沙落風塵不碍禪勞勞胝手足寂寂幻人天面壁原無法舌蓮非有緣相看若海岸解脫聽談元

天寧寺在司馬村即大遊魂寺金承安間建　國朝順治間重修邑人劉源潔記夫佛者吾儒所不道為其說荒唐易于惑人也不知而為之溺惑也知而不就中分別是非徒為觝排是益之惑也夫何言乎佛國也曰净土也土之净者豈必在大宛月氐

雪嶺蔥河及蜀之峨嵋燕之五臺浙之落伽乎九土之淨者皆佛國也淨者何也絕客塵出火宅卽聖經定靜之謂也世人不知以人定爲空守靜爲寂獨未思六宗首有楞嚴有空不空之解耶但定中慧香靜中衆香惟上乘得解而下乘不識每汨沒于色愛貪三慾海中非大法力其何能渡大雄不得已以解脫香現身說法離家髡頂以渡一切愚癡爲金人而示以相霍將軍于隴西得之佛相遍中國而是處有淨土是處有佛國矣吾鄉南司馬村寺曰天寧創于金再造于明至明末廢殘僧印朝慨思修復日夜募化土人馬永壽等力勷厥成惟大殿未建順治七年衆會首舉事聞風雲集捐貲而大功就咸謂給孤園靈鷲山莫淸淨于此雖然天竺是居三塗無岸淨乎否耶嗣是印朝老矣延僧焚修不復荒穢及晨鐘發省妙香開心乃知佛

生淨土清虛中而非所謂雞田者也故奕之傳愈之表縝之論
政爲雞田之偏說而起使人知衆生于靜慧生于定貫通于大
學八條綂會一德之義而無雞田桑門離棄虛滅之惑則佛所
謂淨未始非勞卦物歸之地洗心藏密之一退境也何必分異
同而觝排也哉是爲記

梁問孟詩自古談兵先地利何年司馬此迷魂江頭陣磊風沙
惡廣武城荒草木繁老馬識途驚霸畧石人指路憶王孫車書
四海爲家日野寺蕭蕭倚暮村　王鐸詩引矚在高止陽暉大
佛樓鈴聲眞有舌石氏果爲鷗宛轉柔雲合霏微艷雨流無邊
豈是夢心息向秋秋　張縉彥詩天一精微不可倪星官善變
兊多迷將軍若識浮圖異八陣縱橫困馬蹄　許作梅詩天高
佛日一輪孤司馬迷魂信有無此地方隅終有定八風吹動草

蘼蕪

龍泉寺在龍泉村西

吉祥寺在李臺村

定慧寺在東壯耕營

定覺寺在水東村萬歷三十九年李仲仕等重修

千佛寺在永興堤

邑人張縫彥記歲己丑余自武陟謁先子之祠而歸俄而風雨驟至禽蹟於路獸漂於野余無蓋與僕同冒雨至杏庄千佛庵而休焉孤雲上人跣足而迎至禪室見有弟坦公所題佛相非眞相我聞豈有聞之句又聞孤雲上人善解論文之語談至夜分全不涉子影孫響次晨禮佛瞻仰莊嚴壯麗余亦肅然起敬孤雲曰余與黎兄性良并山主張君聖化聖度聖謨等同募本

村世居善人聶珣聶瑁施白地一方以定基址肇自大明崇正八年歲在乙亥月逢夾鍾銖積寸累勸導經營屢更朝代方幸告成雖有萬佛之願未能也此亦可稱功德否余曰且問汝造千佛作何解耶孤雲曰卽象會心余曰心可象會卽不名心象可會心卽不名象且問汝見千佛是爲一相是爲千相孤雲曰說是一相亦具異象說是異象實共一相余曰旣已一相當碍異相旣已異相當碍一相汝旣見佛象佛亦見汝象汝相佛相尚滯兩相安得法身無相乎故善讀書者紙上不留一字善聽言者耳中不掛一音吾謂善見佛者眼中不着一相政如畫工于空虛中潑墨一點寫山卽山寫水卽水盡是妄作明乎此者所謂金沙布地也琉璃爲階也三十二相也八十種好也千百億化身也皆吾佛之影現譬如以空拳誑小兒擘指示之一一

無有若此見未除吾恐金屑着眼粃糠同病矣昔有客向佛而溺一僧勃然曰此間有佛客曰還我無佛處來余安知對佛而溺者非能見佛者乎孤雲憮然曰向坦公居士云佛相非真相我聞豈有聞如是如是余曰汝悟如是于禪其近之矣即爲說偈曰嗟汝世間人耳目何顛倒浮雲點大虛秋空自杲杲纔見紫金光覿面失真寶無去亦無來亦非無處討真如一影明大小盡可掃千身與萬身總自汝心造欲知佛法身看汝劣頭腦又三年嵩兵凡過蟬馥齋告余曰孤雲上人求文以記余不暇作也遂述其當日問答之詞以示之順治九年二月

西明寺在送佛村

邑人梁問孟記去郿西南鄙將三十里許曰送佛蓋余先母氏家所居里也里有刹鄉人傳誦聖宋時有石佛自上游隨水瀉

溪而下至此廼止因建以剎故里亦以是名剎之居林壑相映
鬱乎蒼蒼巔擅川麓之勝故凡歷其地者無不稱盛蹟焉所有
宮殿廊宇積歲不葺浸以頹圮居斯地者苦於厥費浩繁興作
無力用是沿習寙惰以趨朽蠹無何有鄉者昆弟張君諱登號
古庵諱第號少泉諱寶號岐山者奮然議於衆曰噫是菩提法
門自有宋迄今不知幾歷歲月而不毀者何至於茲而任其傾
圮也他無具論吾懼乎神之無棲而我儕之心爲無神也僉曰
然於是首倡義舉暨環里而託處者金帛米鹽咸出賚予以佐
其需市村募工不逾歲而告成殿宇籓垣例於昔而加鞏密焉
龍持貝葉咸傳摩竭之域象座蓮花遂滿眞丹之境事旣竣張
子心吾詣余索記余與心吾爲骨肉厚且與吾子共筆研不得
以不文辭余惟西來現象古人蓋欲緣是以怵惡勸善弼世迻

廣教化耳今者毅然鳩新千金之費裒諸旬日歷世之廢興諸一旦洵非道登彼岸爍羣昏而獨照者詎能爾乎遂攈拾其言以紀歲月萬歷二十八年四月

王鐸詩窅窕法王湧莫知出虎方爲龕時宿鳥陳火夜聞香千歷開神呪五天發海光皈心頗有日未可限津梁　張縉彥詩天竺來靈聖慈航不溺水峩峩眞實相渺渺虛無肯白鳥翔鷲雲慈風落曇蓋不知幾何年猶出五獅子

清涼寺在土門村

觀音寺一在八柳渡一在豆腐營

邑人暢俊記舉天下事無論難易鉅細經始時銳意猛行如張騫探海愚公移山必求其至而不憚其勞無他志之專而氣之勇也若叛殘矣則視爲無甚緩急率作興事之念每每格於因

循宏基中墜而福慧無緣才智者深惜之邑城北豆腐營舊有禪院供奉觀音男女膜拜香烟叢盛越歲既遙壞壁暗其丹青踈簷摧以風雨圖像黟昧腐敗無光諸生李君夢發修二梵之福以募葺自任精白庀材首修殿宇以次山門廊廡亦既架日蒸雲更護以垣墻樹以名木賓堂香積法鼓齋魚無不煥然大備撫今追昔豈非隆替之有時乎斯舉也洵所謂土地幽贊因緣幸會者矣夫翔殘在天地間起顛值仆固非孱力所能勝然一倡百和合尖之助未嘗無人所望才智中懷挺拔力矯因循見而必為為而必勇則金繩覺路苾芻宏宣卽不言因果而作善有門休徵滋至吾儒徵之於理亦其握算而得者也乾隆五年九月

大庵寺在丁家屯

定教寺在翟泊村

宏道寺在永康社元至正間建明永樂間修

雲勝寺大素觀改建久廢

興國寺在唐馬村宋太平興國間建明洪武間修

聖壽寺在小冀鎮

邑人張縉彥記自秦穆公得金神祀以茶蔬而佛之名已入中國非自漢明帝始也列子云西方有化人其教不為而自成故化人者佛之所以為教也中庸曰動則變變則化化者聖人之所不易至而佛所有事也自世失其教君以治之師儒以道之設詩書禮樂以薰習之刑名科條以震攝之而人卒不式于訓俗卒不底於善于是釋氏者流嚴八戒以救三途俾世人咸由戒以得定由定以得慧山河大地盡羅光明化成天下而不可

措名于是佛之功德遍恒沙而從佛氏之刹宇亦遍恒沙矣小冀邑南雄鎮桑柘滿野雞犬相聞舊有聖壽寺極巍嚴之觀創元大德中越明屢經修燬順治四年有檀越杜相典謂緇衣宗鳳戒行清正命主募化七年來丹堊輝煌新舊殿凡七莊嚴像教者凡數十方丈禪室齋房凡二十餘間至十一年而告成將貞珉記之適余藩浙過里宗鳳踵門以請余曰此佛化之最廣者也何也君治之而不從師儒勸之而不馴詩書禮樂刑名科條遞施之而不服而釋氏者流振錫持鉢乃能使千萬衆捐金出粟發大喜捨成大善果是非革面革心之明驗與夫德及鄉國者化鄉國德及天下者化天下至于窮鄉僻地村夫野婦無不稽首傾心聞風而景從此佛化之所以大而君與師儒不得不借此以補政教之窮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化者古帝王尚

難言之今宗鳳足以明佛之化又足以明宗鳳與相與之式於化又足以明大衆之咸沐浴于化其與君子之所過似矣然則昌黎以佛為西方聖人夫

百官寺在曾堡村

入於寺在小陳堡

崇德寺在馬坊村

佛臺寺在尚堡村

崇慶寺在介三社

邑人任文曄詩南去停征斾今來山更秋門開荒蘚合寺古野烟稠鬼火吹郵舍佛光渺石丘終當祝髮老飛錫與雲遊

定國寺在定國村明弘治間重修

知縣王統記弘治甲寅夏予調官來自羅山以新中為四達衢

民之服役駿奔走不暇比年旱澇相仍瘡痍遷播者過半慮難其治凡與僚寀者皆俊髦士接談頃必廉其所以利病休戚之源閭亦幷其古迹形勝如歌臺舞榭禪林道院暨戰爭壇壘亦每每詢及時聞定國寺者禪林之尤者也予以塵俗旣以安得一至其地以豁吾之心目耶已而部使者東自胙城來予迓之甫出關門但見雲樹蒼翠蓊鬱然堆積於馬首者豫知其爲定國也又數里許恍聞山鳴啁哳載飛載止於綠樹陰中而數輩僧徒翩翩然盛服候謁於道左及門則鳴鼓擊鐘坐予于堂上而衆僧以次參拜畢則二僧掖一老僧鶴髮童顏傴僂而前四體投地已而方與問之爲誰僉謂長老了明始以段氏子禮華藏寺僧覺朗爲師今年已七十餘矣長老侍旁不言但目使頤指而衆徒咸祗肅趨事或茶或瓜或杯盤以次而見噫以緇流

而能別貴賤序長幼如此此使能移其爲彼者而爲乎此則其厚倫理惇俗尚又當何如是未可以緇流目了明也乃縱觀其新營但見三寶有殿鐘鼓有樓坐禪有堂藏經有閣與九方丈廚房三門寶塔皆金碧輝煌照耀人目咸了明力也費出于已者十之三施于衆者十之七使天下有國家寄者皆如了明之爲其崇職業闡風教當不止是何寥寥無聞哉是又未可以緇流目吾了明也然雖古刹而屢經兵燹碑刻漫滅存者無幾不知創自何代廣順二年僧清海嘗修之大觀二年僧淨秀又修之累修累壞國朝景泰三年以迄于今而了明與厥徒義憲義讓等始大新之蓋其規過於古而今之談勝境者不得不與定國也縱觀未竟而部使者至登山之興敗落無餘而此心終戀戀未忘他日以事至寺者再了明以寺記請噫予方有事于旱澇

瘠瘦而爲閒散遊觀之舉識者謂其不知類矣矧操觚染翰爲文人才子之文哉顧是寺爲古今名刹而了明爲人如此又有可取者皆不可以無傳也是用記之弘治九年七月

壽延寺在宏農村

白馬寺在白馬村

興福寺在輦村

法海寺在大李村

大雲寺在楊翟村

大林寺

崇壽寺在陳堡村

邑人殷元福記昔韓昌黎好闢佛至欲火其書廬其居絶之抑何力也迨左遷南海得大顛書驚爲廣大深廻非造次可踰夫

乃知昌黎之所斥者特福田利益之說而未悉其精微之指也然蚩蚩之氓不事詩書諭以周孔之教未必知篤信夫因果報應而善念以慕而生惡念以畏而止則福田利益謂非釋氏之善誘不可吾邑之北二十里許其聚落曰陳堡舊有崇壽寺創於明初歷明末而象教不廢以屢毀而屢修也我　朝順治五年王好先等復鳩工新之歲久風雨剝削漸就頹壞其里善信男女醵金整葺共襄盛舉殿宇法相各極精嚴無憾事既竣而索記於余夫余非佞佛者也何以言佛況佛捐四相淨六根超乎三界豈復規規然注意於此剎乎然因果報應鄉人之所篤信也入廟思敬而天堂地獄喜懼交集即孔子所云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意也且此剎北近蘇門百泉煙雲出沒波濤浩淼則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所謂廣大深廻得於意

言之表者又寧止盜於蚩蚩之氓乎乃援筆而爲之記凡與斯役者皆鋟諸碑陰以示夫有美必傳云康熙己夘

萬聖庵即潞王妃墳故址　國朝順治五年僧眞息改建

邑人張來極記萬聖庵者乃廢潞藩趙妃墳舊址也當勝國時石垣四週峰横澗束層臺峻宇滴翠流霞古栢蒼松森陰布護無有敢輕入者我　朝世祖章皇帝龍飛御極德普堯天飭部清查廢藩房屋地畝估值變價其墳瓦石玲瓏鐫雕龍鳳爲民間禁物且山岡曠野道途荆棘累皴無人承買有僧眞息即今寂意僧之師祖頗通文墨兼精岐黄順治五年攜鉢南來駐錫於新鄉之靈冶庵往見其規度整飭幽靜可人欲置爲焚修禪院乃不避寒暄以肘後之秘奔走晉秦結緣募衆載餘而同具稟新邑侯梁公郡守呂公司李宋公將藩妃二墳金井房屋東

至金燈寺交界西至寺兒山墩臺南至五陵岡界石北至大山並地畝共估價銀四百八十兩陸續交兌解藩司巨盈庫批收附卷給有布政司印信實收永遠執照僧始購工改建佛舍中門塑眞武神樓陽關帝閣庵取萬聖載在邑乘每逢令節虔諷皇經祝　國佑民奈駒隙易邁風雨摧殘簷楹崩脫難以妥神僧復百計圖維心枯力竭次第補修不致傾圮迨老僧荼毗後其徒多稱濟美兩延法師設壇開講發生滅之要機釋牟尼之奥旨聽者仰面如麟羣起菩提之心潛消作慝之念而往來達官行旅亦無不停驂駐足瞻禮贊揚誠哉兩河佛國天中祇園矣載之典章其亦蕋珠之仙境與是爲記

林清詩城北迢迢一徑通躡巔遙睇紫霞中禪關未許塵姿狎已御輕飈俗漸空　又望入烟霞一派山同人乘興到禪關午

鐘獻破三生夢驚憶當年客木闌

圓通庵在南門外明萬歷癸丑建

法雲庵在縣西十五里明崇正間建

彌勒庵在小冀郎十方院爲往來軒車停憇處明天啟間梁祚明施地僧普宏募建

普濟庵在縣東五里駱駝灣

靈冶庵在縣北三里 國朝順治間僧輝光募建鑄佛冶中現鐘離純陽二像因名庵內有藏經閣

邑人許作梅記鄘城北三里許靈冶庵余外舅吳國學家世奉佛所也邑少司空坦公張先生建閣藏經于其後冶人鑄佛成雕琢之得仙佛二相不模不範而肢體具足因以名庵創不紀年 章皇帝壬辰三韓立安王侯來尹是邦百廢興起判牘之

餘間課農桑憩此見相未莊嚴榱未金碧雲門精舍未備美也慨然有出金布營給孤獨園之意越歲辛丑秋捐俸錢經始歷壬寅春暮成功臺殿通天居然香國雁堂矣僧維亮圖立石以誌其事余曰佛何昉乎西方有聖人焉降生四瑞現廣長舌伸兜羅綿手轉四諦法輪而証道果越千餘年教乃行震旦漢明帝用傅毅之言遣十二使取佛經及釋伽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建白馬寺于雍門外以處之中國之佛寺自此寖盛于是合香積歡喜安養蓮化莊嚴諸界靡不聽梵唄而耳傾望招提而膜拜而天下游惰之民孤貧惸獨之子既得出入其中解一切苦厄即强有力者亦將革其邪僻而歸于善良以補王政之闕而助大憂所不逮然則三車之教間非小乘也況瓊花片片是玉視不以目旃檀寸寸皆香嗅不以鼻方丈可居

安知無化人者隨機赴感說經度人與天花亂落頑石點頭悟天中之天也哉庵在人煙盡處彼行道者流疲于風塵入祠息其車馬作已度想生安穩想又非險道中一化城乎然則韓愈佛骨之諫非與曰佛覺也自覺覺他成已成物也釋伽能仁也善慧智也大雄猛勇也明行足致知力行也聞而不聽無受潤聽而不思無滲旨趣思而不修終無証理思學兼至也鯀為黃熊儒書有焉老泉夢渺僧而生子瞻相傳為玠禪師後身終其身與佛印相友善是釋氏輪廻之說也不然何其禪也又正經云四大和合垢色皆歸于地則彼佛骨者宜于白雲而不宜于紫殿設當日于國門之外崇戒壇優供奉俾沙門焚香禮之如造浮圖藏舍利者退之寧為此激烈之言耶蔭伏雲于眞際火宅最凉耀慧日于康衢重昏夜曉其王侯為庵之功德與余將

以祇園雙樹佺廿棠蔭栁也檀那共襄其事者備書于碑陰

又藏經閣記云釋經者世外奇偉廣博之書也說自釋迦牟尼其弟子追述遺言綴集爲十二部漢以前東土無傳焉張騫使西域乃聞浮屠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令伊存口授其經域中仍未信也明帝感神行殿之夢遣使天竺以白馬負四十二章歸中國釋經自此始夫此四十二章者其詞淺畧乎實其指歸則因七情之感應别其眞妄究其終始明智愚賢不肖之分使天下之大億萬之衆無貴賤聖狂皆知止知足而止非如後世鬼怪詩句俳優誕誑之說也厥後引源分流循枝敷葉傳布翻譯至梁武帝華林之集曰經曰律則有五千四百卷之富浸假而或戒或懺或贊或頌或銘記與疏録紛見錯出而不可選紀其間撰自沙門者固多而聰明賢豪之士處世末流無所施

其能以讔謎之語抒其憤世嫉邪之懷者亦正不少然于釋氏正法之妙鮮有當焉甚而五燈焜燿三宗矛盾尚謂其演說法懺開度衆生無異乎變幻嬲惱矣好高者遂吐棄一切秘典直求了悟意佛原不在語言文字間惡此禪矣而非佛也夫佛以空爲宗也惟其意明則性定性定則慧生而萬物皆空若以有法同無法則等眞空爲頑空矣亦祇要鶻突人耳不誦經持律而心於何端念於何正諸般惡趣往來憧憧皆自一心無着而生如寘心可以作佛彼釋迦者何必出家學道勤修精進始覺悟一切種智耶故經者所由適於佛之路也如珠走盤如盤走珠非經非佛也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無經無佛也金剛明心之功楞伽印心之法華嚴闡法身之體楞嚴辨法身之用卽經卽佛也得兎忘蹄而不能無蹄得魚忘筌而

不能無筌此見經不可不讀而亦不必多讀也蓋其苦樂在迷悟之間耳迷則泥恒阿含皆障悟則鏡花水月猶跡故得其奧旨而五千四百八十部只金剛一部盡之放大光明而金剛一部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字盡之九字者一字也一字者覺也中庸之所謂誠明也何必曰非孔孟之書也而火之隋開皇詔通邑大都官寫經置于寺內後世競相景慕而吾邑張大隱先生生秉靈根註金剛經行世列之大藏順治戊戌由浙藩遷右司空過里門拜佛于城北吳家堂見鑄佛冶中現二眞人相旣以靈冶題庵復將購攜嘉興府楞嚴寺方册佛經一藏建閣貯之作鎭曇雲迨辛丑邑侯王　公式廓梵宇工竣乃礱石屬記藏經盛舉余爲志其歲月云藏經計一千六十八種內七百八十種計四千四百三十八卷每卷目闕者二百八十八種因

而備録　郭培遠疏云蓋聞金輪寶殿皆爲覺岸津梁暮鼓晨鐘莫非宗門花雨鄜城北郭古道舊有靈治禪林大治鎔金現出雙神妙相慈航飛翠放爲八寶毫光坦公張司空題扁額而鈴簷璀燦傳翁許太僕撰篆文而碑碣輝煌所以衛水東流萬頃琉璃涵皓魄行山西照千重翠黛映斜陽溯厥當年地係郭氏之先業詢諸今日堂名吳姓之福田佛供如來僧居舍印少宗孔孟已登文士之場長逃釋迦遂皈佛國之域買支硎之僻地閉門即是深山叩惠遠之禪宗隨處皆成淨土但祇園之成毀無定故梵宮之興廢有時幽静靈治庵幾見迴廊破瓦崔巍藏經閣時倚曲檻頹甍余也睹景興懷印也由今遡昔竊意癸卯之夏余步東墅且鍵户下帷聞從廣武而來印投蕭寺正自逃禪剃髮村舍相望談經洞是少年歲月無多數齒忽成老友

時當菊月偶扣僧扉綠樹青山點染短垣半壁黃花紅葉照映佛殿禪燈曾日月之幾何而風景之頓異樓臺香閣似隋吳宮之飛花石砌梅臺難容東郭之敝履于是舍印上人出諸袖中之錦貝索余弁引之蕪詞惟願宰官大人善信士女慨施布地之金如散天花慈雨廣輸千鍾之粟可作地湧岳山幸及時以圖新庶因人而成事將見星簷積翠聿響鐘磬之音斗栱流霞常護雲山之氣共成勝果永戴弘功謹疏

許作梅詩曇雲蔥嶺外龍象幻中分慧炤彌天遠空香此地聞輕塵安淨土高閣秘靈文不盡登臨興悠然坐白雲　又尋秋秋不老野水見行艖蘭若波咽石鎊林僧供茶人從禪性靜日轉午陰斜滄海浮沈路津頭已有涯　任文暟詩曰煖登初地凌空梵宇新化城聯壯岳碧殿俯南濱雙樹天花渺三車雲來

春何當塵世外伴衲老間身　又秋老波猶濶野田停去楂夜
潮侵丈室漁火煮山茶蕭颯西風壯飄零暮景斜茫茫泛大海
何處是津涯　又松梢何乍轉錫返卓東林百丈猶憑律黄梅
止印心色空香自滅山靜鳥無吟乾竺途非遠拈花暮雨沈
周嗣昌詩松枝東向轉猶是舊叢林城郭千年迹煙霞萬里心
寺容縈野色鐘響答清吟識得西來意坐忘升與沉　任璿詩
日霽郊原麗烟籠野寺平祇林雲欲墜講席午偏明磬漸孤鴻
遠秋驚一葉輕虎溪今又度三笑悟前生　又曾傳俗佛日鐘
鼓賽祇園少婦連雲袂山僧餉午飱偶從禪逕裏來踏雨餘痕
耕具爭相易農人不憚煩　任昌期詩齋宿安禪地雷音震旦
鳴月藏林鳥靜風動雨煙輕鐘響喧幽寺經聲遶壯城石麟頻
在望寂感悟生生　劉源潔藏經閣詩空中函大藏何處問三

乘開篋餘花雨洗心斷葛藤山遥雲作幔天近月爲燈欲覓西
來意人間卽是僧

如是庵在河壯岸卽張司空縉彥別業依水園改建兩壁有王文
安鐸畫竹郭山人世元松鶴

許爾梅詩枯樹猶然鳥雀喧
行來無復舊亭軒不看宗伯東牆竹誰識當年依水園　任璿
詩步屧隨秋風長歌倚哀柳我來逼九日臨流登土阜盤列牛
心炙杯傾茱萸酒座中語雜遝自卯將及酉僧送過前溪寂寥
人散後佳辰復勝遊呼嗟爲之久往者有明季尚書踐合斗風
流首盟津雅稱金石友到此濡醉毫夜半狂呼走龍雷護墨莊

風雨驚户牖聲氣相頡頏盛事成不朽盟津騎鯨去尚書化鶴否與可竹猶新盧鴻宅誰受猶傳塞外言作供瞿曇叟可中意巳叅如是名焉取試問平泉墅曠達何曾有寺田茂葵菽佛火明棋料是節東籬菊峯茸多踐蹂來看此地花未落樵蘓手白露滿前川秋期莫相負

九蓮庵在西門外天啟年間建

老君庵在縣西高村

尚濱馨任璿郭遇熙任昌期許爾梅呂應王時泰聯句詩聯鑣迎紫氣尚春草碧於藍任金闕五雲起郭瓔樓一水涵任登高瞻壯極許凭檻眺城南尚好鳥鳴新柳郭野花明遠嵐許跏趺聊趣俗呂吟咏漫成酣任小飲依蚕市任輕陰薄道庵王任昌期詩正是花朝日西郊入道庵還看近柳綠好對遠山嵐傳

盞臨溪酌聯詩就野談雲迷遊子去歸路傍寒潭

石佛庵在衛河濱

尚濱馨許爾梅白受采郭遇熙任昌期聯句詩臨流衛水上尚袚禊執蘭芳許細柳分唐苑白脩林汎晉觴郭適逢元巳日任恰是又三陽白漁棹輕風煖尚鶯鳴麗日長許紅飛桃片片郭綠暗絮揚揚任酒酹清溪曲白詩裁石梵傍尚陳肴疑素瀨許得句懸華光白雨灑油花卜任雲溪金劍翔郭源泉潔壯郭任小會憶東堂尚精舍青鞋滿許詠歸樂未央郭

呂祖閣在民樂橋北乾隆五年韓城貢生衛霍建

邑人張來極記呂祖道號洞賓又曰純陽子舉唐進士不仕從鍾離祖師學修煉引息法道成登仙籍度城南之柳覺盧生之夢其驗也他若祈鸞乩應衍數呈靈萬世利賴永為趨避指南

吾邑應曦門外大槁壯之眞武廟右有殿三楹規模狹隘每逢朔望老幼接踵拜不容膝適有衛君瑞徵陝西韓城人也賢喬梓貿易新鄉樂善好施創未有修廢墜功德未易僕數丁巳春發虔建閣因旋里不果欣賢嗣叠山君鳳毛濟美善繼善述庚申春相形度勢購工告成而規度頗飭遂迎呂祖于其上瞻仰之際岐舌而贊稱偉績焉古云作德日休不可爲衛君誦哉是畧爲數語以誌功德云

白鶴觀在三官廟內宋時建有劉海蟾堂潞安郭世元像贊刻石邑人路珠記新鄉之有白鶴觀其來遠矣蓋因有白鶴兆祥故以名觀政和中泰人海蟾子過斯地留仙跡飛篆於觀之壁好事者摸之以素縑鐫之以翠琰皇統三年縣令王廷直創劉海蟾堂刻爲石記維時嘉士名公假道至是無不寓目留詠觀事

之盛蓋可想也金元兵燹遺跡尚存歷國朝至成化間沁水衝決頹敝殆盡引治癸亥邑人王君佐與其族姪琮同虔興復又捐已地以恢拓之協力贊襄者凡十有七人為正殿拜殿三門兩廡肖三官三清四帥諸司以激勸善惡令道士王守章等三人守焉有求必禱凡禱必應亦一時之偉觀也至嘉靖癸卯沁河又泛門廡就圮道士趙潤與義官王讓等起圮植頹越明年而告成欲併前重修者而鐫之石請余記之余唯有觀則僊可依也有僊則觀可名也鐫石則傳可久也吾茲記之雖非白鶴復巢海蟾復過後之繇事而採仙跡之微或不至於湮且沒也

上德壇在縣治西南久廢

太素觀舊在城隍廟西元至元四年建雲勝寺今並廢

順治新志曰古云佛如日道如月儒如星其言固不足述今人

好佛刹竿遍于村堡孰爲之耶黄老家崇奉則白鶴觀老君菴二所而已孟軻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

許作梅曰韓愈上佛骨表范縝作無佛論千古韙之新中彈丸邑耳佛寺至二十有八豈眞西方聖人教演而東者哉儒童孔子淨土顔子迦葉老子載在釋典何其誣也雖然以至狂極悖之人語以仁義則蚩蚩語以輪迴則虩虩匹夫負心有時敢負於官而不敢誓於神四諦六宗聖人以神道設教也苟善吾民罔非正德昔人有涉葱河雪嶺以從者何惑乎跬步而祠之坦公先生纂新志而於古刹皆仍存其名其此意也夫

康熙續志曰新邑人文之區二氏之學非所尚也而刹宇毅列指不勝屈或亦神道設教之意乎故以是終焉

任璿曰一方建置皆非偶然無論城郭準乎王制橋梁備于考

工莅兹土者不可令其廢墜卽梵宇瓊宮之興訪之形相家亦必有故苟非濫設胥載篇端肇造斯勞用褒始事以勸善也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六

邱墓志上

從來墓以人重死士之壟樵採有禁焉新鄉有蘧伯玉墓爲志乘之光如潞王墳在故明時規模宏麗今已改爲佛舍矣若夫掛劍徐君之墓下馬董相之墳與韓愈之爲文以祭田橫其相感之深又別有在也

周蘧伯玉墓在縣東北君子村

漢袁紹墓在縣西南十里故城昔土人曾掘一石刻云漢袁紹墓順治新志一統志則云在鄴未知孰是按紹領冀州牧留屯延津軍敗後病發七年憂死葬此

五代呂咸休墓在縣東南十里呂村後周户部侍郎顯德元年歿葬此

宋呂大防祖墓在縣東三里近衛河邊數塚相連

元魯王塚在縣北十五里魯堡

慕完墓在縣北三里茹家岡完刑部侍郎至順間封衛郡公葬此

元虞集慕公世德碑至順辛未衛郡慕公完自參議中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行臺江南且行來告於集曰完承祖父之教以有位於朝官正三品祖父皆有官封重維朝廷寵光之厚祖先積累之深弗克金石以表神道是無以報君親也子執筆太史忝在同朝幸有述焉既行命其女之夫前翰林國史院應奉進士伯顏以其家世爵里之狀來謹按而錄之慕氏本慕容後有所避去容易完系出隋西河府君三藏至宋進士承直郎丹州宜令皝始顯皝之後曰憶憶生攄及五郎攄生津津生子曰完養子曰寧女二長贅周顯德衛輝路判官次適高德全完三子

璡玠卒次瓚女三人次適尚恪寧及二子俱亡五郎生源源生子曰宥曰賔曰憲曰尚曰宣宥生福興賔生瑛琪女一人適李世英瑛生鈞鐸鑑琪生錫憲生珎瑞瓊瑜女一人適張從政宣生珪此其世次也諱摅府君事逸不傳贈加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衛郡侯夫人馮氏贈燉煌郡夫人諱津府君字巨川自新鄉徙衛城以學稱推為吏歲壬辰金亡率老稚五百餘口內附明年夏真定五路萬户府辟知管補衛州提領案牘累授衛州等處提領至元十八年七月二日卒壽八十有六後以子完貴累贈加議大夫禮部尚書尚輕車都尉追封燉煌郡侯夫人孟氏蔣氏皆追封燉煌夫人今贈集賢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衛郡公兩夫人皆衛郡夫人賔新鄉縣課稅官完縣憲司察院禮部史累官刑部尚書特進中奉大夫侍御史妻賈氏

追贈衛郡夫人繼室李氏封衛郡夫人瓚前太常禮儀院太祝
官此其宦牒也衛之新中鄉貢賢里者慕氏之先塋也郡公侯
之墓有表者蘇完而貴者也完十三歲而孤家貧蔣夫人教之
有法讀書以自立愼重寡言笑及試吏有能聲在刑部重囚之
讞必求所以生之時宰擅刑以作威獨不爲屈治獄平允寬明
人咸服之所以能歷任顯要恩及祖父非偶然也集聞方金之
亡國家之初有中原法令未周悉征調係於長吏之重輕郡公
之仕不出于州里之間遂終其身其陰德必有過人者雖不獲
見于傳聞觀於完之處心行事亦足以見其爲德哉銘曰我瞻
衛城其樹渠渠昔來臣附我居卜諸有籍有圖有簡有書愼我
奉行端我走趨保爾父子安爾室廬樹有加蔭田有新畬保完
撫綏司牧之劬來命于朝守官弗渝官之弗渝積惠永譽相在

眞子衣冠舒舒踐省歷臺論議謀訏謨因用寬謹止斷殊陰功
其躬高蓋軒車歸覲其家廟寢孔除命叩蒙錫印懸綬紆璥煌
之墟先世所居赫然封君自伯公侯源泉溶溶其水于于神道
有碑昭德之符至元二年夏五月吉日

明潞王墓在縣北二十五里五陵山麓次妃趙氏墓在右祠宇規
制宏麗金井俱存今改爲梵宮

明史諸王列傳潞簡王翊鏐穆宗第四子隆慶二年生生四歲
而封萬歷十七年之藩衛輝初翊鏐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
莊徧畿内比之藩悉以還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莊自此益
侈翊鏐居藩多請贍田食鹽無不應者其後福藩遂緣爲故事
明初親王歲祿外量給草場牧地間有以廢壞河灘請者多不
及千頃部臣得執奏不盡從也景王就藩時賜予槩裁省楚地

曠多閒田詔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萬頃部臣無以難至福王常洵之國版籍更定民力益絀尺寸皆奪之民間海內騷然論者推原事始頗以翊鏐為口實云翊鏐好文性勤飭恒以歲入輸之朝助工助邊無所惜帝益善之四十二年皇太后哀問至翊鏐悲慟廢寢食未幾薨世子常淓幼母妃李氏理藩事時福王奏請輙取中旨帝於王妃奏亦從中下示無異同部臣言王妃奏陳四事如軍校月糧之當給發義和店之預防侵奪義所當許至歲祿之欲先給王莊之欲更設則不當許且於王無絲豪益徒令邸中人日魚肉小民飽私囊將來本支千億請索日頻盡天府之版章給王邸而不足也不報四十六年常淓嗣崇正中流賊擾秦晉河北常淓疏告急言衛輝城卑土惡請選護衛三千人助守捐歲入萬金資餉不煩司農朝

延嘉之盜發王妃塜常淓上言賊延蔓漸及江北鳳泗陵寢震
虞宜早行勦滅時諸藩中能急國難者惟周潞二王云後賊蹦
中州常淓流寓於杭順治二年六月降於我 大清
神宗賜祭文維萬歷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皇帝遣伏羗伯
毛國器行人司行人鄧秉修賜祭潞王文曰惟王國之懿親屏
翰是賴宜膺備嘏胡遽長終訃音來聞良切傷悼特玆遣祭用
表親情仍命有司爲營塋域靈其如在尚克歆承 又諭祭文
維萬歷四十二年皇帝遣司禮監管文書御馬監太監金忠諭
祭潞王曰惟王託體先皇疏榮介弟勲高磐石望重維城何意
茅分遽云蘭萎悲深同氣悼切本支特遣中涓載修秩祀歆玆
眷渥用妥明靈 神宗追封潞藩侍媵趙氏誥奉天承運皇帝
制曰國家定制惟王正配得冊爲妃至于侍媵例靳不封而効

有勤勞情有可恤者亦得推恩而追錄焉爾趙氏係聖母欽賜隨封之國難拘常例特允王請追封爾爲次妃以彰朝廷篤念親王之意靈其有知服此休命萬歷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神宗遣祭潞妃趙氏文維萬歷三十年歲次壬寅二月甲子朔越廿六日己丑皇帝遣本府承奉正高川致祭潞藩侍媵追封次妃趙氏曰惟爾性姿柔淑出自天閶隨往親藩倏聞淪逝追封祭塟歆此殊榮　熹宗賜祭潞王生母次妃楊氏文維天啟七年丁卯七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皇帝遣承奉正甯濟時賜祭潞王生母次妃楊氏文曰惟爾毓德名門儐于藩服終温且惠宜壽而康胡遽棄捐殊深憫悼如儀遣祭尚克歆承

國朝許作梅詩壯顧蘇門半蒼菸有墓臺松華何處落馬鬣尚[illegible]殘獨見王孫草誰懷妃子才空山人影絕白日野猿哀　劉

源淵詩帝子今何在空餘千載墳古墻樓佛日金井護慈雲殿任僧雛守田憑野老耘鳳凰山色改無復氣氤氳 周令樹詩策馬前王墓蒼茫龍虎形塋深一水白天近萬山青風雨精靈集松楸象兕扃年來中使去碧瓦坐流螢 李登瀛詩昔年帝子分符地今日旃檀選佛場紫鉢高僧談大乘白頭遺老說昭陽松風夜撼龍蛇窟錦幕春添燕雀堂望帝靈魂竟誰在金輿石馬一時荒 又彤門無復漢諸王園寢依稀蔓草荒高閣連雲巢鸛鶴空山落日下牛羊數聲清磬添朝漏一盞明燈作夜光極目銅駝荆棘裡百年遺蹟總滄桑 殷元福詩高邱突兀倚連岡前殿空門作講堂避俗同來當夏熱登堦何意覺秋涼老僧猶記分桐葉我輩曾聞盗便房千載興亡成一夢十三陵寢更堪傷 王紫綬詩中官化老僧故殿改新寺林外散鐘聲

猶疑銅雀至　許作梅詩五陵原上一荒邱白石蟠龍滿地愁
祇恐詩人歌麥秀瓔花鋪徧遠山頭　又巍峩佛殿倚山隈古
木無人門晝開極目空山春雪徧不知何處是陵臺　張來極
詩悠悠細雨濕沙塵古栢蒼松夾道新石鼎空餘香篆冷如何
不見上墳人　又臺殿巍峩夕影流屏山帶水向來幽松杉曾
是當年樹風雨凄凄幾度秋　景鴻賓詩潞王墳是梵王宮翠
栢陰陰夕照紅可憶分封當此日一天歌管醉春風
邢晃墓在縣北二里豆腐營
梁海墓在縣西南四十五里敦留店
潘鐸墓在縣北十五里原庄
郭郁墓在縣東十里定國村
郭從可墓在縣北五里黄岡村

郭天錫墓在縣東十里定國村

明張行可汝藩引禮郭公墓表郭君諱天錫字元寵別號誠齋之長子也美儀狀善謹守且嘗究心于詩禮以從誠齋往來京都弗卒業然心亦不肯少馳雖居富而自視欿然倉卒未見有疾言遽色恥言人過與人言亦不妄發每見邑中少年群聚嘯嗷則趨而避之其介又如此尤不喜談官府事或當輸官者以時供納必不後終其身率履弗越正德丁丑奉詔拜官汝府引禮端謹自持恒蒙國主垂念是時有嘲之者曰子素尚質朴今既居王臣之列不可少加乎君正色而言曰先人忠厚傳家以紛華戒子我何人斯佩服庭訓嘗恐弗克負荷為先人累而敢妄加毫末識者莫不稱難有古君子之風配李氏給諫楚齋長女也天性孝友好讀書傳常晝修婦道暮讀經典自歸郭氏持

家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舅姑舉得歡心下至臧獲皆加恩
恤埜齊曾遘瘡疾氏割肉求濟瘡愈載邑乘孝女傳元罷昔爲
風戕蔓成寒疾氏自視醫藥調持愛護卒賴無恙噫嘻仁者必
有後若君與氏非仁者歟天顧靳其後而不有何哉此則數也
古今人亦多有之何足以病今歲四月初四日君卒矣距君之
生成化己亥四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八氏哀毀過常幾欲不起
以猶子之請勉起治塟事且請銘于余余知郭君者其何辭迺
述顛末用碣于石若夫世系之先後門第之詳畧則載于誌齊
之誌茲不贅

郭孔完墓在縣東十里定國村

明張行可伊國佐長史進階中順大夫前川郭公墓表定國村
之中有大賢曰郭公以己成之德爲可見之行其處己待人居

家臨政咸有條理生雖未克柱石廊廟以大伸其所學既卒行
爲人所傳頌者不衰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休先于弗朽者也
公諱孔完字元成姓郭氏别號前川新鄉戒海人也嘉靖二十
九年閏六月初四日以疾卒于官王聞之痛悼不已累致奠賻
遣官同子生員行之護柩還家卜以明年九月二十一日從塋
于先塋之次以行可知公者也不可不表夫誠齋先生六子公
其最幼者誠齋以詩中弘治二年河南鄉試任湖廣京山令有
政聲既以憂去復爲山東臨邑令政聲視在京山者益著尋遷
武昌卒母扈氏初扈氏懷娠每有紫氣充庭越異日公遂生甫
數歲能解書傳大意誠齋嘗授以詩隨口成誦及其長也善屬
文識者見而奇之曰此國家材也正德四年入學十一年食餼
十二年六月初八日誠齋在官以疾卒公解髮脫履號泣步奔

直抵官舍扶柩而來既葬遂廬于墓側日夜哀號有鶴夜鳴人以其孝感所致三年之喪畢不起或勸之公曰九人求仕雖爲君大抵爲親也吾父既終矣吾胡起而求仕或曰公不起爲父得矣獨不爲母乎公惕然曰完有罪矣幸君教我遂拜謝而起今上龍飛之初實嘉靖元年也公即以易領河南鄉薦尋以議論不合于禮官退歸田里凡五經義暨秦漢以下諸文章大家一覽輙悉其旨趣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母卒哀哀懇懇相諸兄以舉喪葬咸遵禮度既襄事謂戚屬曰吾始不能養吾父今又不能養吾母以死吾徒矣復廬于墓側誓將終身焉君子曰昔孔子語曾子以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子盍思之公感激之遂謁銓授陝西興平令興平素爲豪悍時且大肆而戕文尚民好訟獄租稅逋負公至

擄掠不加使訟獄者必盡其情逋負之在民者爲緩期而胥徒
侵蠹必置之法時弊一新民皆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我與
平之得賢父母也如此豪悍亦皆斂跡是時邊警交馳上官以
各縣城卑行文增修興平獨先期而完池下無水公欲引馬嵬
泉以固泉去縣四十餘里說者曰前王父母曾鑿地使來未得
今引之恐難公曰水性下因其勢而導之未有不至者遂作文
以祭使具溝渠而水至矣民稱之曰神郭爺咸寧缺官守巡觀
察使僉議咸寧省中鉅縣必得賢能者乃可遂以公白于撫按
委以掌之興平有訟獄者亦赴咸寧以辨而曰郭公至公無私
城隍廟有生祠存焉居任五年中丞任公劉公直指使公魏公
咸登獎薦未嘗敢以興平令視公矣其政蹟累經上奏將候考
選而吏部檄到以公守涿興平百姓扶老攜幼送于郊且哭之

曰我興平之無福也奪我賢父母矣共刊石志遺愛焉至涿密
邇京畿豪右富强與官爲家犖獨卑微靡所依控兼之近侍紛
紛誅求無厭故守涿者率多以是見累公方以治興平者轉而
治涿皇上以國家稽諸周制封建親藩爰設長史之官以統僚
屬責任攸重恒難其人特擢公爲伊府左長史公則敷陳仁義
輙寓規諷凡厥藩政多所裨益六年之間勞勣著聞王敬重之
請于朝進階中順大夫服俸如之方荷錫命而公卒豈非天哉
距所生弘治五年八月初一日至卒之年得壽蓋五十有九矣
公自少讀書便以天下爲已任有大志恥以文士取名愛慕張
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天性至孝儀狀魁傑見者
莫不改容自三光五嶽之氣分士無節義君子往往與時低昂
求之古人若漢董仲舒唐韓愈宋韓琦范仲淹諸公磊磊落落

逾邁于古公皆有以並駕第以數與時遷弗究大用所幸邑載

[illegible]德可見之行則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之君子其他則畧之蓋

已備于幽室之銘云

郭庭梧墓在縣北五里黃岡村

路珠墓在縣南五里臧家營

王貢墓在縣北三里茹家岡

梁問孟明滑邑尉衛川王君配孺人郭氏合塟墓表世宗肅皇

帝時邑黌序間見有與師生相聚散而祇若之不怠也者貌則

亭亭然如野鶴之在雞羣音則琅琅然如洪鍾之應巨莛三章

六典以暨聲律書數靡不擅精一時及訊所自則邑中大姓王

君諱貢字來享者衛川其別號也先是衛川君以卓犖穎異爲

薇省李君所識拔曰何不攻舉子業對曰先太夫人以父給諫

時疏逆瑾几不測遂戒勿讀書公曰惜哉爲掾史可孚然不老其材無以破當代格也於是投閒局以觀其志又投繁所以觀其守無非歷試玉成意也嗣上銓部曰身曰言曰判曰書罔不傾駭視聽遂選滑臺尉夫滑臺畿輔重地院道錯落軍民雜沓號稱難治君至殫竭精力櫛沭風雨應務如響勸農有歌息訟有歌徵輸立辦而卒不以催科病民捕緝甚嚴而竟不以得情生喜邑之老岸鎮巡檢司獲盜袁姓者九人擬重辟君審勘贗也其贓則自救護而拾盜所遺者旋令健兒輩另緝之於是獲眞盜張姓者十餘人袁輩始釋嗚呼君之心仁哉葢君上世自宋元歷我明時四百年於新吳高祖貫巡九江口家於邑之東街倜儻不群邑中半屬其產貫生輔始遷於邑之北馬頭輔生邦英汝府引禮官娶李氏南京户科給事中李公女衞川考妣

晁所稱無讀書莅官者是也長生貲援例散官次即衛川君也

生平峭直無偏無曲里有不平者輙詣處分其不然者寧甘三

尺懼爲君所知至其賑貧恤苦則意尤豁如無疑也解任之後

除課子外與二三親友就東籬菊賡白雪章宦蕭瑟不以介意

亦不問當事者於我意爲何知豈知命而安土者乎亦天姿之

近道然耳猗歟休哉君結髮配孺人郭氏知縣郭愷女孫庠生

郭秉亨女也端凝淑慎懿惠慈和其事翁姑養生送死雖窘無

怨心所最難者優側室田氏以廣儲嗣內外姻親賓客寧自甘

淡泊供饋不缺田二子幼臨終之日尚以未經完娶爲歎推是

心也卽古任姒奚讓焉衛川君享年六十有六以戊子五月十

八日郭享年七十有五以丙申十月二十三日俱考終正寢淵

德者年非不幸矣初葬君河頭村今卜丁酉十一月十五日起

君竁同郭氏葬於邑北三里茹家崗蓋遵近地初命也男四長曰毓岐邑庠廩生娶南京誥贈右通政郭從可女孫庠生郭庭檜次女次曰毓濂娶庠生杜近仁女三毓浦四毓淮俱儒士孫尚幼女三長適鄉貢士郭蒙吉甥四長澇邑庠廩生次淐乙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三滌四滜邑庠生次適邑庠廩生楊三正三適儒士楊三元皆安平知縣楊先孫也男女之長者皆郭出餘皆田出考其世德所積蟬聯輝映郎千百世未艾然光前裕後孕秀鍾靈則衛川君之功居最焉長垣主政夏公紀君事有曰氷壺其清祥風其惠澄潭秋月其明閨闈處子其謹噫此其盛德事也衛川君能淬勵而獲此是可以想見其大槩矣余重毓岐之請亦欲述舊所聞見而被五穀稗穄之說故表王公亦以勵後人云

梁間孟墓在西郊三里

明韓瀕詩公昔乘雲侍紫皇下憐濁世浩茫茫鞭策風霆降衛陽一鳴驚代鳳高岡精研道脉闢書倉吞吐日月倒天潢筆峯無敵識順昌獨壓英流上苑翔福星初曜信安郎課最溫綍燦錦緗諫垣拜命入鴛行雍容侍從職匡襄靖梟請劍礪新鉶忠節貞標帝所莊洗天霖雨濟川檣屏藩萬里澤汪洋權貴側目欲頡頏琹鶴清風飄故鄉紛焱豺虎遍八方宙合人願祝穹蒼黙佑皇家主鑒彰復畀良社佩鳴璫郤金八萬凛秋霜卓異聲聞茂巖廊柄衡西夏掃攙槍冠酋繫頭走且僵明燭幾先知柰剛建城拓地墾田荒頒金賜繒勒旂常綸文再渙郁輝煌獨塵崇班振紀綱夾輔日轂上扶桑萱庭枝瘁白雲颺行山歸隱赤松藏士類裁成胥路昂遺黎賑恤出潯湯名著彤廷績著疆朝

野傾心畀牘揚斗壯鵬南仰瑞祥悠遊七十壽而康仙伎迎歸箕尾傍夷夏同悲失所望慼辭翩翩重衍璜香生御篋映宮墻晉秩聿承玉璽光泉壤猶欣多福滂中峰巍巍星派長留公遺德與文章河洲比翼異雙鸞凰冠霞披翟五雲妝飛鳴宰木棲元堂千秋合璧蔭靡央

郭之屏墓在縣北五里黃岡村

郭千之墓在縣北二里石馬園

宗伯渭贈鳳陽府通判後山郭公墓表郭氏世爲新鄉人所居安仁里自勝國傳至今城東五里許庄址存焉先世塋壠相望在尚村東畔以兵燹譜牒不可攷明興始祖欽扦定國村是爲定國里人欽生永堅以㦸貢任陵川主簿廉正自律嘗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期歷無[illegible]邑拒之恐[illegible][illegible]詳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堅生温温生郁弘治已酉舉人歷武昌府通判秉直好義軀幹磊磊八尺餘人望之若神明然所至有惠政稱循吏見臨邑志郁生孔嘉配王氏生府君諱下之字自强號後山始為諸生有聲邑庠亡何曾大父捐舘舍家務劇遂輟業以貲薦入成均歷官名山主簿趙府典寶府君性仁厚里稱長者事親以孝聞母病卧榻垂十四年非大故未嘗去側飲食必躬進便溺起抱殁為哀毀骨立衰殯稟文公禮屏浮屠不用既葬奉主飲食不祭不先嘗旦暮焚香孺慕至終身不少替伯父没乏嗣多藏諸晜弟爭取之獨為斂含畧不一問也曾大父積貲厚邑人持去權子母事貿易輙數百會曾大父變乗之匿負約數千金持空券而已邑令某索券為誅求以春歉辭比秋成則又索府君念豈無斃箠楚下者集諸券焚之以火災對令猶懊惋不已嘗譏會

座客裴生者府君從妹夫也素不檢以一語左酒噀府君面拭之起竟去諸弟侄不能堪峻止之曰此妄人者何足與較不為姑妹地耶嘗於閽中卧而同舍生某徑入持錢數貫趨去竟不發一語里舍生某輩每聚譚好媒訕人府君輒怫然去不欲聞居久之對府君言不敢及人私亡賴子方横行肆然誰何見府君輒沮退君子曰實德之感人猶湯沃雪也郡守陳公澍有古循吏風出入屏騶從嘗單騎行縣問民疾苦時號金帶驛丞廉府君行誼每至邑必造廬訪焉坐語良久將為具飲食命以粗糲進每具飲食羹蔬菜數簋而已後以事過邑必來訪令請入公署則曰吾自有賢主人欲晤時或以事他往必坐俟之嗟乎府君儒生耳行不致則聞不孚德不可以挹取則禮不可以游加陳公者忘分下士脫然世俗之表而猥施禮遇久且益隆其

投契必有以也代既降矣王公鮮禮士之風守牧闕延賢之典必知其賢而倨不能降節不可折也曩者所爲豈習見于今世之人哉吾以爲陳公者尤賢官武岡慕清約自甘遷名山無道路費刺史蔣君憐之遣有妓院當撤諷之市賄纔發語見府君面赤已之自爲餽數十金以行至江陵不給則寄家逆旅舍獨往裁餘蕭然歸屏居村巷課讀督農事而已治家嚴躬率以謹厚循理不敢使一念獲罪於天故於事之成否常斷以理人之休咎恆必以天往往不失尺寸其篤信而不敢屑越有實証云邑令嘗讌客同儕中有故爲失禮者其先實有數百金負歸而偶與先君言之且戒曰勿令而兄知也彼儇薄向人言之矣其處念每如此生正德庚午年二月初五日卒萬歷壬午三月二十四日年七十三先君攷績贈鳳陽府通判配李氏贈太安人

太安人萬歴丙子七月二十七日先府君卒病且革謂先君曰必葬我衛水之陽旁女書舍我魂魄長依女丁丑葬兹西原壬午府君卒將謀改卜重違遺言旣安厝矣宅兆未卜姑爲待之而誌銘未偹先君奄忽棄世可勝痛哉形家者流僉謂吉天之報施善人若是與人事何與也因綮淚列次據所記聞表之墓左特其大畧云

茹拱墓在縣東北三里茹家岡

明郭湸東泉茹翁曁配楊氏尚氏墓誌銘茹翁諱拱號東泉其先山西之陽城人國初有令遷山西人實河南北而翁之先有諱四老者遷新鄉新鄉之東北三里有岡焉占居之世業農其後家日饒子孫日蕃遂爲縣巨族而岡稱茹家岡焉四老生順順生玘玘生俊俊生鉞省祭官也配常氏而生翁翁初以府掾

起家仕爲歸德府倉大使欒州巡檢歸老而其人絶不類吏胥居常率然而言率然而笑無顧慮如農叟然翁嘗祭其姻家而其家治具徵惡以示翁翁但長飲劇談有附耳語翁者翁曰如是耶未必如是汝多心矣明日又之其家其家待他祭者治且豐翁長飲劇談如初有附耳語翁者翁曰如是耶未必如是汝多心矣此足以槩翁之爲人云夫今時之人機詐相習即其聲音笑貌總不由衷可憎也然其先世之人未嘗無質行者培其脉如木有本如水有源蓋天地淳龐之氣凝結于先民是以在昔閭里之間質行之人不乏焉如翁者其人也翁以嘉靖壬辰某月日生以萬歷甲辰某月日卒享年七十有三配楊氏繼尚氏皆勤儉宜家子六其彙等以己未四月八日合楊氏尚氏而葬焉刻石誌之而滂爲之銘銘曰於鄘之野水流山峙有罔相

屬人環而止中有人焉有質無毀不詩於俗而與天比天眷維斯百祥是始

郭滂墓在縣北二里石馬園

叅政滈伯兄松石郭先生墓表余祖名山縣主簿後山公之仲子爲余父蘇州府同知瞻澳公配余母王宜人而生男四長伯兄諱滂字伯方號松石縣學廩膳生員次仲兄諱淐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次叔兄諱滌鴻臚寺序班次滈伯兄長仲兄二年伯仲童時相攜就學居然異于他兒也後稍繼有聲諸生間將應省試而時大疫伯兄疫没仲兄於是秋舉於鄉今四十餘年矣伯兄之墓木已拱而余父母之墓在輝縣趙壘村仲兄有賜葬於魯保村叔兄附焉獨伯兄子熊依余祖之墓之右是豈可無一言勒之石示余之後世乎伯兄生

於嘉靖辛酉二月二十四日終于萬歷戊子六月二十八日年二十有八時余幼小不能詳記其言行而余父母兄皆棄世無可問者伯兄之生皆攻苦舉業之時亦無多可記記余母言伯兄之孝也記不詳者姑缺詳一事余祖母病不食而忽思食生穀時穀未熟也余母急求之不得而伯兄徧採之野得數穗若將熟者歸而余母伴舊穀為粥余祖母食之有新穀之味焉余母竭心力事祖母每如是而伯兄竭心力稱余母之志也其他亦類是性端方而慷慨余兒時記其見人之匱急卽捐已之有濟之畧無難意記其與仲兄同試仲兄冠羣生而伯兄不與入學縣令將為請乃伯兄歸矣問之云吾不願為求得之秀才也此可槩余伯兄之為人伯兄之幼端凝而仲英敏皆異材仲兄官詞林三十年究心國務自國有遼難以來言出皆歷歷驗目

擊遼沒即上疏言國之要急而驅車北上當時風聲大惡驛路止仲兄一人携家北而餘皆南及送挈南者忠憤益凜焉顧及都門而沒有志者皆惜曰如假之年其經綸克有濟於斯時而余伯兄若長年其所就豈不亦有可觀者乎更可惜矣伯兄之配王氏先伯兄一年沒生一女在伯兄沒之前一月沒天覆地載而世遂無余伯兄之育可痛也夫伯兄沒後余父哭之痛命余曰竭誠時祀之則彼之神存後余父在太學思家信不得而夢見伯兄無言而手指月余父曰於是月之杪當有家人至已而果然余母哭之痛時夢見之有言皆非偶然一日夢見之語余母曰無庸哭矣看吾弟吾弟後當作尚書後果然是皆可異者余母終之年持伯兄藏衣巾之箱在祠堂者之鑰付滄兒士柟曰吾交爾爾時時祀若伯可痛也夫余父母之志念伯兄之

無祀也凡吾子孫世祀吾伯兄内則其祠外則其墳必誠必敬

毋但以文行山如屏衛水如帶永焉爲期舉酒以酬

郭淐墓在縣二十里曾堡勅修

熹宗諭祭文維天啟三年歲次癸亥三月辛卯朔越六日丙申

皇帝遣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河北道右叅議蘇光泰

諭祭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郭淐

曰惟爾亮節通才清標儁識南宮射策中秘燃藜三長抽金匱

之藏五色覩鑾坡之草洊登宮宷屢握文衡搜石室以貢奇市

金臺而得駿爰從端尹晉貳春卿拂衣既望崚東山夙駕復憂

深壯闕借籌邊塞志獨烈于吞胡易簀郊闕忠實餘于裹革有

臣如此良軫予懷覽嗣子之陳情飭所司以示卹犧尊委奠特

疏桃菊之榮馬鬣崇封永賁松楸之色英魂不昧渥典其歆

又維天啟三年歲次癸亥冬十月戊午朔越二十日丁丑皇帝
遣河南等處布政使司分守河北道右參政鄭茂華諭祭原陞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誥贈禮部尚
書郭淐曰惟爾經綸偉器文武壯猷望久儲于夔龍署更閑于
頗牧悼王臣之蹇蹇嗟良士之瞿瞿埋玉有期加籩載錫用昭
異數以慰明靈　諭塟部文工部為先臣感時赴闕賫志以沒
懇恩給卹以光泉壤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
開禮科抄出本部題覆前事奉旨郭淐感憤時艱輿疾赴闕宜
與優卹以勵臣節准加祭二壇仍給與全塟欽此備咨到部奉
批速察行奉此察得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
禮部尚書郭淐男士標所請父應得祭塟既經禮部題覆已奉
明旨該本司察照會典二品官全塟例該科價銀夫匠銀共四

百兩相應請文照會河南布政司脩辦前銀送赴本宅造墳安
塟仍委廉幹官一員前詣墳所督理工程完日報部等因具堂
奉批准照行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行照會該布政
使司察照來文事理即便速行料理完日報部以憑回奏施行
須至照會者

賈性愚墓在縣東南七里台頭村

張問仁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即王岳營

張縉彥卜兆異記歲辛巳余丁先君別駕公之變泣血歸來越
明年正月將卜地于西原聞長垣杜月湖孝廉精堪輿言往聘
之念日抵余家憇一日策蹇以出周視近鄙少所當意又次日
偕郭公望趙敬臺郭嗽六汪用襄及余兄弟再出西郭乃得於
衛河之陽去高村半里許其右有老子菴崇岡峻阜高可數十

丈孝廉指畫龍脉鑿鑿可聽以爲此地具有鳳形以菴前二里之高岡爲鳳首以菴爲鳳脯以所得地之左右沙土爲鳳羽翼又聚米成圖以極其形容然余視之不甚了了稍疑之余兄弟復親從孝廉遍覽城之南壯遠者二十餘里近者十數里其少所當意如前孝廉乃决意西原地于念九日區畫方徑約余同在其日晨起孝廉語余曰此地甚美是夜我熟寐若有大呼者三驚起命价燃燈相向今日定穴爲神所示也其時同往者余兩兄吉妹丈等引繩削木依癸丁爲向穴在桃李林次壘石爲表余視之仍未了了若有格余意者甚疑焉孝廉廼乘馬向余兄弟一一指點之指某某阜土曰此三台星峰也言訖西行突有異風盤旋傍馬首而起飄擊樹葉習習有聲同行者數十輩卻立相視乃邀孝廉視之孝廉大駭曰吾輩隨風而行言已風

微動徐徐而南直至所點之穴後五七步許而沒焉咸下拜長
兄曰是必余父神者先告孝廉曰是或鬼神指引上穴余獨疑
焉曰是或前代公侯將相舊塜攸居耳然地已定矣孝廉翌日
東歸是夜余夢貴官三人邀余至一處曰武塲余麻冕爲襲黑
帕曰吉禮宜爾方席匡坐陳列皆瓦器酌皆冷泉余不敢沾口
一官人起自執瓦豆注之則熱水亦不能飲余聞姓名曰鍾也
驚而寤寤則長兄蚤至且餞孝廉行余以夢告之兄隨詣孝廉
孝廉曰是夜我有奇夢子知之乎因語兄以赴神名至處所有
長几書卷不見其人但聞大呼曰絲綸閣下文章靜鍾鼓樓中
刻漏長長兄大異曰吾子且勿言恐涉附會試見家給諫言之
孝廉郎過從相詢聞余所云鍾姓者與鐘鼓二字合愈益駭因
知前日大呼三者非偶然也停驂不敢去余兄弟爲位拜神以

另筮所向得南即赴城南遍訪二日無所合孝廉約吾數輩各往所之見似者以告初一日自脫膊寺散行半里許聞孝廉招呼聲兩兒急往余沿寺而西至一地山水龍虎恍然若得余立馬顧盼語家僮曰無踰此矣語未竟見孝廉馳而來語兩兒曰大奇大奇適又見旋風所指即給諫所立適余招呼盍為此也然盤桓日晡竟無所取乃再卜址于城之西隅規方粗定擬初二日將發矣是夜孝廉復夢至一處林木茂密有刻碣曰賬弓既長土木乃昌一中大可俾壽而藏雖心異之然不解所謂因語余再過城南見僉院賈先生之墓有大水數道土塞其下曰此上必有大地遡脉尋之節節稱善曰蘆鞭龍也龍氣最為貴重細審之即前日孝廉所見旋風余所立馬地也今透出其背適遡而始見之奇矣奇矣其地正在縣南前後有兩墳拂碣視

之乃明威將軍臧氏新舊塋地也後墳有大栢數十本地在中央一中大可倬壽而藏何奇符與余生平不喜言神鬼事此事先隱之然風則衆人共見夢則兩人同符曰鍾曰南曰弓長曰土木曰中曰藏皆先言而後若相符即有不盡解者俟之異日而鬼神之道實不敢誣矣余乃爲文致祭鍾靈之神而定先君子窀穸焉

明錢謙益眞定府通判張公墓碑銘新鄉張府君諱問仁字含惺先世家盧太山洪洞下永樂中徙新鄉縣之送佛村七傳而生江江生行高行高生登登生四子府君其長男也天啟丁卯以明經貢大庭授太康儒學訓導陞武陟教諭崇正戊寅擢眞定府通判投劾請致仕以子大司馬貴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辛巳歲十月十三日卒于家享年七十有一先娶李贈孺人

繼王累贈太孺人生四子叔即司馬公縉彥也又繼胡封太孺人府君以辛巳十月瘞于王岳營之阡越八年戊子司馬公奉胡孺人柩偕二母合祔于公排纘事狀俾謙益書隧道之碑按狀府君少而淵敏長身偉幹倜儻負大節爲文章師法三蘇不以餖飣爲工長垣李司馬化龍督學中州嘆異之曰此河雒偉人也累躓鎖院爲文學掌故不以廣文官冷少自假易冠大舉薄太康長吏物故府君腰刀袴褶率士民登城礮車如雷目不一瞚冠被創引去署邑篆察奸摘伏老吏抱牘請署手目掉眩不敢目爲廣文先生也鄭庶人尉卒殺武陟民于市有司莫敢問公力諍之上官矯尾厲角詞辯蠭涌卒抵罪論死庶人椎胸頓足無以難也司馬舉進士授清澗縣令鄜延閒寇壘亘千里親朋掩泪相向府君曰車驅之王事靡盬豈兒女子執手刺刺

時平司馬以翰林簡討改兵垣府君曰若懋勉之以七尺奉聖主吾且歸矣時以臺使薦陟真定別駕致仕去而爲德于鄉辛巳歲大飢出囷粟活萬人先帝手詔旌之司馬抗論時艱觸忤權要人或危之公笑曰此吾志也晚年循墻視影三命滋益共常自儆曰每事從心檢點爲悔吾心到處提醒爲悟學問得力在此二字自號曰心吾所以識也司馬狀亟稱王孺人之賢裙布以相讀粗糲以相飧篝燈織衽以相課子于夫則士友也于子則師母也迨平國事决裂九鼎搖遷司馬出萬死一生倡義殺賊撅河朔保麻黃壁壘孤懸烽火四接胡孺人攜弱婦稚孫間行萬里間關匍匐死生患難非復人世所經見者孺人之下報府君斯可謂復生不悔矣嗚呼士君子積學厲行輪囷結轖而發聞于其子者多矣生有綸綍之寵沒有堂斧之封琬琰之

錄載在國史金石之文徵諸家乘此其常也如府君者高明顯融未竟於生前板蕩流離降割于身後陳根未宿家室焚如鵬鴞棲集于墓門訓狐叫號于封樹迨乎風塵甫息道路載夷司馬乃得以收名蒐魄蘇息創痍妥侑先靈修合兆域于是乎隹城鬱然松楸滋茂夜臺之伉儷執手懽勞鄉里之婦孺捫淚相告德厚流光豈可誣哉司馬忠誠純孝蘊義生風為人臣子可以無憾其為合塟事畧痛憤苞塞情事盤互弘演之剖肝未納申胥之泣血猶潰讀其詞者猶為之蹙鼻裂吻不忍終篇而況于親為之者乎古今忠臣孝子遘此者與有幾古今豐碑貞珉大書深刻文章之倣是者與有幾謙益所以廻翔躑躅不敢以撰述之常辭聊爾操觚者也謹為援據事狀而系之以銘曰惟岳降神自中嵩張星自昔居河東文星二一宿應天中張仲孝友

今則公亡書十簏羅心胸墓門老表識駿雄儒冠連蹇道則豐
摳衣升堂爲禮頌甲胄干櫓枝臨衝長蛇封豕猶蟣蠓鉛刀一
割無留蹤東書歸卧誅蒿蓬收貯元氣還昊穹有子祉美帝簡
崇横流滄海誓奮庸天崩地坼降鞠凶移山塡海心力窮桑海
貿易梯航通玄堂石闕加新封禮成望拜金粟風血淚漬染楸
梧叢牛眠馬鬛氣鬱葱烏頭雙表先晶融珠襦玉盌塵濛濛帶
劒上壠誰則恫百年臣子罔極同册書銀管旌玄宫史失求野
慭瞽矇樸學敢誇聾悅工誰哉庾辭麥鞠窮南山有石深刻礱
杷天虞日鑒厥衷金銷石泐徵無終

周一棟墓在縣北郊二里

張縉彥稽勳員外郎雲木周公暨配墓誌銘崇正已卯驗封員
外郎周公卒于家先是公以封孺人在殯請假歸里其時邑中

大飢道殣相望西山黠民肆掠無虛日公一一籌諸其狀與當
事言得所請邑土垣不可守公倡義改築高廣倍舊址甃以磚
石數月告成公以此勞瘁至病再疏調理逾九月不起悲哉余
與公同里同學同舉進士公請歸時余于張翼門外移榼相向
屈指春明當壯轅公抵里折柬寄我慷慨悲思一似重有憂者
未幾投疏言病而訃音至余為文弔之其子　營塟北原以
誌銘丐余謂余固深知公如公深知余也按公周姓諱一棟字
雲木別號桂明以世變失家乘其玉父名禮者生封公七齡而
孤巳能刻厲為善子二長一松次郎公公未生時有老衲指其
閭曰此當誕奇兒予之食不顧及公生而慧寡言笑稍長嗜左
氏春秋為文逼肖之名噪邑中適學使者比士會母病同輩趨
入公不顧曰吾寧有親負米豈願仕哉服闋莆田陳公奇其卷

拔冠郡子鑛丁卯舉鄉試辛未成進士壬申官大行是歲使淮
再使周晉繼之建康又繼之九四畏簡書諫人牧周巿車經過
未嘗受盤飧役竣天子嘉勞晉徵仕郎贈兩尊人如其官時中
州缺銓司朝議僉屬公公引差以避急驅歸里旋名起拜天官
舉朝帖然公尚不知也補稽勳歷驗封庭無私謁常揭壁曰千
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爲高處京都門雀可羅也丁丑送妻
柩歸引父老問以利宜出粟飼饑全活者衆如郵亡姊賑孀媛
解矣訟焚貸券雖古所稱長者慷慨大度不過此城事竣當事
聞于朝有旨褒美予坊表尋染病卒卒之日家人環泣公正色
曰吾以死勤事如歸耳何慭爲諭遺產與兄子均言訖而逝學
使者聞其賢矜式之迎鄉賢祀春秋公生于萬歷戊戌六月十
五日卒于崇正己卯九月二十九日壽四十有二室贈孺人王

氏寒窓燈火事公最久先公卒繼室封孺人王氏給諫少巖公孫女亦先公一歲卒子一　贈孺人出今年十一月日葬衛水之原啟兩孺人之壙合焉是日墓石成銘曰塹太行之尾以緣衛涘其中有宮淵静則祀河流湯湯高堞如彼是安是依而卬巍巍曰廉且貞嗣人永矣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七

卯墓志下

國朝楊文秀墓在縣西五里高村

薛所蘊萊竹楊公墓誌銘公諱文秀字右君號萊竹水部主政
東始之父世居新鄉西城父曰先夏公通詩書能文章敦厚溫
醇古石奮張叔之流也乃恂恂以孝弟力田終其身三子公最
少氣貌瓌瑋言動不茍父異之年十六慨然發憤謁賈先生下
帷讀書賈奇其志而教之三年歌在泮稱一黌之雋胸懷磊落
於家人生產泊如也每讀史至古名臣如張釋之于定國諸君
子未嘗不反覆吟翫想見其人故樂善喜施尤好為人排解紛
難閭里不能自給者濟之事不得其平者以身直之崇正巳卯
流寇猆中原邑侯登陴捍禦公躬親指畫倡議修甃撫軍上其

事賜褒嘉焉兵燹後士多從業公課子不少懈乙酉大比士東始領鄉薦丙戌捷南宮公猶以治理未嫻仍命讀書孝經世典故傳云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公殆行古之道與丁亥東始對策成進士授江寧司李公曰張釋之爲廷尉獄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古今賢之爾職刑民與廷尉等其無忝爾父言隨之任東始每出鞫事退必問今日治何獄平反若何當則歡笑異于常時有弗當輒怫然不樂東始亦體公志小大之獄必以情繡衣使者至嘗秉燭治爰書公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勿憚勞我爲爾檢之情可矜疑者一一指出俾解網牒上臺使韙之得釋者八人今江左嘖嘖稱揚司理遺愛比于鄭國僑公之教也以覃恩受封如子官癸巳東始遷水部主事公歸里踰年疾作時水部有造舟淮上之役疾馳省視未至而公遽

卒易簀惟篤念水部遺教以作忠云時少子及二孫在側公視之曰讀書爲好人餘不及私彌留之際有治無亂誠古人所難也公生于明萬歷辛巳七月十日終于　國朝順治甲午十月七日年七十有四公配董孺人生二子長郎毓蘭丙戌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娶歲貢趙時英女封孺人次佩蘭廩生娶儒官楊汝梅女女二長適庠生呂好儒男麟徵次適生員蔣人吉早卒孫二長滐聘廩生張鳳起女次澂聘乙未進士周嗣昌女孫女三長許聘廩生杜于苾男肇碩次許聘增廣生員孟克類男銑三許聘廩生郭治華男宗彝卜以順治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塟公于高村隆岡之南銘曰伯僑之裔因采氏楊睠茲哲人嶽德孔彰有子能仕作室肯堂察獄以情江表稱平恩綸載頒三錫攸榮

郭士標墓在縣北二十里魯堡

李振裕中水郭公墓誌銘公諱士標字公望別號中水姓郭氏河南新鄉人也其先自明初有諱欽者始居邑之定國村歷四傳至孔嘉是爲公高祖考孔嘉生名山縣主簿千之千之生蘇州府同知棠吉棠吉生四子其次曰湣明神宗朝爲禮部尚書季曰滉仕至陜西布政司叅政公第三子出後尚書公以廕爲官生郭氏故世族尚書公兄弟皆以進士起家貴盛甲其里中子弟多翩翩自喜公獨深沉有大志自命儁然不屑爲貴游豪縱態其師易義侯張公亮諸君皆嘆奇之年十八尚書公歿居喪盡禮持身治家斬斬有法度繼念尚書公未膺邺典伏闕抗疏陳請卒得俞旨賜祭葬如例人以是知其能無何叅政公受命分守河西是時流寇猖獗秦中大亂叅政年已老其長子失

明弗克從將單騎之任公慮蒸曰當此寇盜充斥時柰何令老親獨往吾輩顧優游家食乎卽從叅政公赴陜至則日夜籌畫思所以撫柔百姓捍禦盜賊叅政用其言勦賊屢有功旣而寇入河北叅政以鄉里爲憂公則復自陜馳歸佐郡縣吏繕完城池修甲兵名募壯士爲守禦計一方賴以安堵寇旣退有司上其事於朝以叅政公名奏聞愍帝賜璽書褒美叅政公寔官遊未嘗知其事也居二年叅政卒於官二子相繼歿公益孤立無所倚而大河南北仍歲大祲家業日以衰耗盜賊並起滋益多州縣多被刦掠公以一書生外爲鄉里謀扞患助其芻茭糗糧內庇家政代兩兄撫藐諸孤衣食百須雜然待其咄嗟指麾無不辦具當是時也人咸以經理之才屬公公亦慨然自負留意天下事思出其才以有爲然終以不遇而賊勢益張國事益不

可收拾洎李自成陷京城愍帝殂公遂絶意進取其才卒不見於施行君子蓋深惜焉公素有志聖賢之學自其從叅政公在陝雖軍旅倥偬時暇則相與議論經史質疑問難不少休旣絶意進取乃益肆力於學問家居日取五經諸子下逮宋儒語錄沉潛反復究厥指歸擇其純粹者纂而錄之都爲一集會容城孫徵君奇逢僑寓蘇門公出所學相正徵君一見傾服議論往復多所符契始公雖力學不倦猶自以無所師承未敢堅信不疑及是乃益渙然無所惑也其學不自表暴以力行爲先務于孝友睦婣尤所加意事母及本生母兩得其懽心數十年人無閒言本生母卒降服心喪三年如古禮撫幼弟若兒子授產授室與巳子均厚于宗族建祖祠墓側歲時祭掃大會族人習禮其中置祭田以供饗祀有餘則以供族人嫁娶喪葬貲立家會

集族之能文者月一課之又擇其文之優者令分教族之子弟

縉紳家傳以爲法孫徵君稱公爲六行之士聞者僉曰無愧若

公者所謂不言而躬行者歟公雖終身隱約其才莫克自見而

學問深謹內行醇備實足以垂法後世至其仁義之心遇事輙

發時時罄所有賑人不賭其鄙吝以後士人或轉徙不能歸予道

里費令復其所婦女爲兵掠者贖而歸之其利澤之及于人者

葢亦不可勝數也嗚呼是足以觀公之大槩矣公生于明萬歷

三十三年乙巳七月初一日未時卒于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八

月二十三日酉時享壽八十三歲元配呂氏繼娶余氏陳氏子

男一人晉熙戊午科舉人陳氏出孫男二培恒培恪今將以康

熙三十一年壬申十二月初七日塟公於魯堡祖塋詮次公行

事來請余銘惟余叔王父忠肅公出尚書公省試所取士當尚

書初殁時嘗啓公於柩次一見嘆爲遠器時時向人稱道之余自幼至今聞公名甚熟故按狀所言書其大畧如此至于公抱用世才寧隱約以老終不復思一試其志有可悲者公不自言其故余亦不得而詳也銘曰猗歟郭氏代有顯人公產華胄其才莫倫耻彼鉛刀厲我鋒鍔卒韞不施以昌其學教行于家仁溢于里身則隱焉德既茂只鑽石埋辭鮮稱厥情維公靡愧後其有徵

任文睦墓在縣東二十里關家堤

張縫彥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

劉正宗文學張公暨配合葬墓誌銘公諱縫彥字洙源九莊其別號也世爲衞之新鄉人自齠齓承父別駕公庭訓蚤遊黌序負文名每試輙冠性欽嵜歷落不與俗伍然制行端謹饒蘊藉

孝友天生弱冠時卽爲鄉黨所推萬歷閒中州學使者陳聖莉曹根遂皆號知人皆賞識恐後曹初至衛詣學宮開講語諸生曰吾入郡得奇士不覺色喜因口述文中佳句公卽云傳人中出應一時譽望大振卽毛伯侍御觀風河朔拔公爲六邑第一徵長百泉社中諸名宿無不避席讓之公胞弟司馬坦公先生少公八歲初習舉子業皆公砥礪相成辛酉魁于鄉海內人士仰之如山斗而不知其家學淵源葢有自云公五試鄉闈俱不偶爲時論所惜公亦自謂非戰之罪益肆力文章不問家人生產買書種植花竹閉戶自娛坐此囊常澁公處之泰然也司馬公筮仕內外值國步多艱不遑將父公從別駕公歷太康武陟兩邑司訓色養備至讀禮服闋旋遭寇變公以避地江南不及難歸後遂無志進取卜地茹岡構嘯風亭放情詩酒與邑中文

學數人結蓮社相倡和爲詩法少陵風格遒上無時習纖趨尤樂百泉之勝有聽泉諸咏置之盛唐中莫辨也辛卯冬余奉使過新鄉往返兩晤公皆促膝談詩至夜分霑醉乃罷公晉宇多英氣而絕口不及時務似有意自晦者余返長安每向司馬公道之始知公富經濟巳卯冬歲大饑上發帑金賑濟公代長吏謳畫有法煮粥施藥活數萬人然感慨時事循資應以明經薦不就當事欲授訓導亦不就嗚呼公蓋有所托以自全者矣癸巳春公病卒于家嗣君中翰欲含巳得請終養而聞訃音余甚傷其意以銘見托何敢辭公生萬歷辛卯十二月初九卒于順治癸巳二月十四室李氏生子一欲含中書舍人詳載司馬所傳誌中合塟王岳營平原銘曰士負奇情得天爲多豐天嗇人匪數伊何矯矯九莊早宜賓王沒齒家食匪狷匪狂吟壇壁壘

追少陵氏洋洋衛水公何嘗死

薛所蘊洙源張公墓表

歲在癸巳二月十四日新鄉洙源張公以疾終于正寢訃至京師令嗣中翰君甫富奔喪去比抵里走使贄幣請於新相國渠邱劉公文其壙之石而屬余表厥墓余季子頴生娶於公弟大司馬坦公與公固夙敦姻婭好也為諸生時即讀公文今逾三十年所矣生平可謂不薄安得以不令之詞辭乎公諱縉彥號洙源一號九莊先世自晉洪洞徙新鄉遂為衛之新鄉人世篤隱君子之行逮公父封都諫眞定通判心吾公乃以文學顯公仰承過庭之訓志業精專於書無所不讀為應舉業尤典著高妙試輙前諸生督學閩陳聖苞師當塗曹根遂師為海内文章主盟尤雅重公文初曹蒞郡學集郡邑長博士弟子前告曰吾入衛得一奇傑士喜而不寐即舉文中佳句相示則公文也中丞邱

毛伯為桂史時出按兩河時進諸公而課業焉旣以高文自喜負衡鑑精嚴愼評可凢為藻繢豐滿之文飭有司目倖前茅者皆殿置之以為齷齪猥鄙折楊黃荂耳無當古作者之意乃獨於公文深加歎賞拔冠七學立百泉社朔望次其藝咸第一公為常是時兩河人文為之一變而公文名亦遂子子然樹漢赤幟於蘇門衛水間矣公弟大司馬同以能文著乃大司馬弱冠中高第歷顯仕而公數困于有司僅用明經薦士林為之搤腕云先是萬歷乙卯歲大饑神宗皇帝發帑下有司賑貸公為長令條上機宜民賴以全活甚衆甲申流寇犯都城大司馬覊京師公奉繼母胡太夫人攜司馬幼子間關南避備歷危險多方調護得免於難會大司馬入黃麻山中糾合義衆為殲寇復讐之舉公走金陵保眷屬遥出奇計佐方畧東南半壁為之響應

若公者其智畧豈不有大過人者哉當事者擬授東陽司訓辭
皇清受命趣大司馬北赴闕公乃歸里起嘯風亭蒔名花美
竹抱甕灌園偕二三老友斗酒高歌陶如也喜爲詩晚而益工
與孟津王宗伯覺斯相酬和壬辰冬猶緘詩一帙屬余與渠卽
劉公共點定未幾輒疾疾之日中翰君請於朝許終養比東裝
而公訃至嗚呼公之學之才如高陵廣淵未能陟其樊而涉其
涯安能測其中之所藏耶使假以位卽其所建竪塤吹箎和何
難伯仲共聲施於竹帛旂常間而卒艱於一第其命也夫中翰
君讀書有志節能繼公志而光大之蓄而未發或者天將侈之
於其後也室孺人李氏前公歿孺人之才而賢賢而知禮不能
殫述詳載司馬撰文中公生於萬歷辛卯年十二月初九日卒
於順治癸巳年二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三孺人生於萬歷壬辰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於順治丁亥年五月二十六日壽五十有六以十月二十二日合葬于故阡封都諫心吾公之側一子欲含內翰林弘文院誥敕撰文中書舍人卽孺人所出也公厚儲而未顯余故表而出之俾後之過其墓者式焉

張紳彥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

許作梅魯源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七年庚子八月十一日甲午光祿寺署丞張公卒明年辛丑十月卜葬于王岳營之兆域其子欲開欲翕錄公生平行誼請余銘其墓按狀公諱紳彥號魯源父贈君別駕公有子四伯縫彥明經進士也以子良部郎任內翰林弘文院中書舍人遇　覃恩贈如其官仲郎公叔縉彥明辛未進士任簡討授兵科都諫歷大司馬　國朝山東右轄浙江左轄工部侍郎季繼彥其先晉洪洞人有得山

公者明永樂時奉遷民實河朔之令卜居新送佛村是為張氏新鄉始祖云生子聚聚生敬魏敬魏生五老五老生俊俊生鑑鑑生伯通伯通生江江生行高九九世而生公祖登隱德彰聞作賓鄉飲以孫縉彥貴追贈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登子問仁公父也明經通判眞定以子縉彥明封兵科都給事中　清贈浙江左布政使散官如常典公成童就里塾向學長多心計別駕公遂以家政委任之其指衆食煩取給不匱而兄弟肆力舉子業無分營之慮者公治生有以資之也爰以例授光祿寺署丞天性孝友厚重少文景仁慕義其為人也言無譸幻行戒町畦里閈以此稱之親踈罔間也別駕公寢疾進湯餌侍起居必躬必親久而無怠容伯兄病且終時民部郎請急未還含殮靡不備如視其父焉待司空則讓宅而別置第處季弟則送死

而撫其孤父子兄弟之大節其不愧歟歲庚辰大祲公獨貲煮粥賑饑埋胔掩骼惟恐民之有殍也至鄉里質成評高月旦惟公不欺人故人亦信公耳其信義又如此貴介家多以氣體焜燿鄉閭而抑抑粥粥常有以自下者謙尊而光維公有焉富易奢人情乎公晚年雖好佛樂施而食不兼味衣不重飾克儉於家維公有焉甲申之變公攜家南渡往來吳越間願號鴟夷子皮終其身丙戌　王師掃蕩南北混一乃北還抵家之日舊業蕭條公曰初避秦之日豈望及此耶既得正首邱他何計焉因築別墅於絡絲潭栽花種竹外惟課子讀書爲日用也公其盛世之逸民哉卒之日去生之日萬歷二十一年癸巳壽六十有八云配趙氏明經趙世則孫女男二長欲開聘庚戌進士青浦知縣徐培植孫女次欲翕聘生員賀毓鵬女女五長適池州府

教授趙薦賢孫拔貢生泰祉次適舉人任文郎男增廣生員瑢次適國學生孟克類男銑次適丙戌進士户科左給事中蘇文樞男廩膳生員崐次許聘漢中府經歷吉永祚孫裔美銘曰至德無名善死如生爲爵也貴者孰爲德也榮爲生也顯者孰爲死也旌維此佳城松石其盈尚其憶崴音于鶴舞雲横後世子孫繩繩克成

張縉彦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

劉國玉墓在縣南二十里司馬村

張縉彦崑野劉公墓表嗚呼此吾新處士崑野劉公之墓也公以乙酉考終于寢門人謀所以祀公者孫鍾元徵君曰孝友忠直是在德也教洽一方是其化也古者有易名以靖節貞耀之例因私謚曰德化先生云先生歿十餘年繼室趙孺人卒公子

孝廉君乃敍公與元配曹孺人壙而合葬于祖阡走三千里渡越水手其狀請曰某不德當府君之初歿也未遑藉先生大人言以誌不朽今已矣敢丐數言表之並以告後之子姓君子表微微夫子其誰與歸余時以軍書旁午病骨支離方謝絕一切事而竟以義不得辭謹按狀公諱國玉字　別號崑野始祖劉三老名不傳蓋隱君子者流世居新之司馬村依槐結廬而處三百年槐尚存三老子二長仁美公所從出祖也越五世而生貫爲公大父貫子三伯寧仲寵叔案仲郎公考是生公公生而穎異成童就外傅郎工鉛槧應童子試爲學使梅公所器補弟子員先是公族世爲農家業儒自公始少時父苦中徭役遘疾且死公籲天以身代父不懌曰吾所苦以兒未爲士耳公以是益攻苦下帷及父歿晝給役夜篝燈讀雖竭蹷力作而學業

不哀公爲文不喜沿習析理精奥匠心淵審遠近讀公文推爲通儒使公綰符璽任天下事必有垂大名顯當世者而竟以諸生老嗚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公嘗以所際艱難示諸子因授諸子經義而又詳爲訓說無倦色凡里中貧不能執業者輒授餐而教之是以四方之士負笈者戶外屨幾滿弟子著籍者衆入黌序者至三十餘人取甲乙榜者二人公少失恃事繼母孝嘗讀書城中三年而同舍生不知其爲異母也其他復族黨之仇解里巷之爭撫業師之遺孤踐故人之从要娀行稷稷一不可悉悉其大者未申間流氛遍河朔公留諸子守墳墓而攜長君入山山距城百里聞寇入城公號泣曰草野臣不能爲國効忠而又無以安吾民讀書何爲因遣長君入城單騎見僞令以理諭之俾勿殺戮人咸危之卒藉以寧時余横被賊難誅僞金吾

號名河洛間公令長君緘余曰國事令以屬公某卽老且死願父子執鞭弭以從嗟嗟不意余間道入商麻而公竟以明年死矣以公之挺然忠直方願搯擢胃腎以自效于國家旣不可得而又以疆圉多故憤憤然恐不得一當而屬孝廉君以見志而孰知天果不可問耶公死五年而孝廉舉于鄉季子弱孫又皆能文章嗚呼天或者以不得于身將得之于其子若孫有今日也耶公明通之才恬淡之守假令生古昔盛王之世故當膺秀求之典卽漢以下猶或如州郡所舉茂才公府並徵有道然皆不以及公而僅以及其子若孫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余觀古人陳太邱郭有道功名皆不顯于時而德化至今稱之公之生也不讓古鄉先生而其歿也固當祀之社余故表而爲之記公子四長源潔登賢書次　次　次　皆諸生能讀父書孫　世守

其業云其歲月姓氏別載誌狀中

劉國器墓在縣南二十里司馬村

許作梅公弼劉公暨配宜人張氏墓表封奉政大夫鞏昌府同知公弼劉公於順治十六年巳亥十二月十有六日卒於家元配封宜人張氏先一日卒時長嗣石友君以春官郎減俸 特授湖廣按察司僉事備兵荆南叱馭出長安傳嚴慈有大故兼程前抵淇聞宜人訃次衛源而公訃至僉憲君性孝易服徒跣望城而哭趨於家麥室哀號擗踊異尋常苫塊者容改歲順治十七年庚子卜吉十月二十三日營壙於鄘城南二十里許司馬村之祖阡余時歸省居里門尚未及趨朝僉憲君先二親襄事期持行述請碣於隧不獲以椎魯辭太夫諱國器公弼其字也始祖劉三老定居新鄉司馬村明初迄今歷九世積德三百

年矣大夫讀書遜志訓子敏學承家以約遇人以禮僉憲君丁亥成進士筮仕大冶令再丞鞏昌遷儀部三歷官所大夫未嘗不以清白吏揚名顯親爲諄諄也其教子居官者又如此宜人主劉氏饋篤仁厚正顏色馭婢妾無愠儀而從子宦署猶衣浣濯之衣處嗇而儉履豐而節其以相範爲型者耶可得大夫刑于矣先是順治十四年　皇帝崇　太后徽稱　覃恩及下伊時僉憲君尚丞鞏昌故封如其官父封奉政大夫陝西鞏昌府同知母封宜人迄今庚子秋部題奉　俞旨大夫已先悲奉倩而書白駒矣享年六十有三宜人享年六十有二其家譜姻族少司空張坦公先生誌銘可考而述也表大夫生平其古之獨行君子歟如流俗人之見貪而攫財濫而席侈驕而餙權虓而怙勢故其教子也莫不願其成名而往往以居官長子孫擁厚

實爲意如夫夫者惟當官三事朂其子可以正天下之爲父者矣僉憲君立身飭守惟庭訓是遵可以勵天下之爲子者矣不以苞苴自封殖惟庭訓是懼可以示天下之爲臣者矣孰經于兄而盡禮爭過于友而克忠天下之弟若友可以風矣視世之攫財席侈飫權怙勢者其賢愚榮辱又何啻霄壤也哉但拖青紆紫之學而廩於黌序終其身千載下徒令弔古者追慕王彥方之高名而併傷連舜賓之遇其亦可哀也夫雖然古來褆躬脩行之士隱德弗彰不發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僉憲君有能有爲而當　昌明之代叔子敏而好學季子諸孫生而頴異其始於事親中於事　君光大前嶶爲大夫榮者正不可意量而止也余故表而出之以竢太史氏之筆焉

王仲立墓在縣北二十里陳保舖

張欲含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

許作梅蝶龕張公元配郭宜人合葬墓誌銘地官郎張蝶龕公友余善二十有九年矣康熙二年癸卯夏五月卒於京余適以假居里聞訃慘然者久八月公從父弟官監生欲宏輿櫬馳驛歸余酌酒酹焉哭之慟越明年甲辰將舉大事嗣子憲章持公行狀請題其壙石余何能無一辭彰其懿行待錄國史公諱欲含子張其字蝶龕自號也上世晉洪洞人明永樂間移民實河北諸郡縣公新鄉始祖得山公逈籍邑之送佛郜九代而及追贈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鄉飲賓公登爲公曾祖王父有子四達明封文林郎兵科都給事中 國朝贈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別駕公問仁爲公王父次問明次問德國學生次問誠別駕公長子纘彥公明經進士爲公父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前贈

徵仕郎內翰林宏文院中書舍人紳彥光祿署丞縉彥任浙江左布政使　覃恩授通奉大夫晉右司空左遷嶽寧道僉事繼彥皆公叔父公生而慧敏入小學讀書輒成誦其制藝有鹿門荆川之風弱冠較童子試即冠一軍旋試高等食餼於庠明崇正丙子科偕余决鄉舉余以魚目混見收公逢按劍者抱厰璞而還再值賓興而玉韞于璞終無有知者會　皇家定鼎覃恩歸我版圖者學各貢士於闕下督學使滄州劉借菴識公文載其名而進之成均夫唐開科以詩供奉拾遺出身未嘗由進士公兒於科名何慼焉筮仕內翰林宏文院中書舍人承宣宰相之勲職掌絲綸之命公朝夕匪懈勤於官無曠尋秩滿應遷間明經公病危篤謂君恩失可再邀報國之日猶長親顏訣難復覲報父之日苦短因先遺宜人歸奉湯藥公即請假省視抵家

明經公體魄已降公擗踊悲悼容毀骨立致哀盡禮三年憂嘗見色服闋補原官卽陞户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初奉 勅管驗糧廳祉鼠屏跡功在天庾在差陞貴州清吏司員外郎管寶泉局稽核心勞諸猾蠹未敢有以一錢犯者則錢法以通 今上登極覃恩授奉直大夫配郭氏贈宜人陞本司郎中值歩送世祖章皇帝梓宫於山陵歸勞重遘疾終於邸舍公仁孝天篤和樂性生嗜古好學善右軍草書法親亡事庶母如所生以而不怠其善繼父志者歟與朋友交無少長賢不肖皆敬焉有艷稱功名貨利者惟頷之而心則逆而詩酒燕樂書畫玩賞之屬終日長談不倦所稱雍容博雅謙謙君子哉生于明萬歷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卒于 國朝康熙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壽五十有四子二女一俱殤卒之日堂無抱孤從父弟欲芸俱無有

主公祀者謀諸族長戚屬[illegible]爲公叔父紳彥縉彥繼彥均有子未舉孫序昭穆無可爲公後迺取今嗣子憲章立之憲章公從祖祖父問明公五子綸彥仲孫父生員如蘭嗣立定始卜窀於竈附王岳營之祖阡食發斠於甲辰二月十六日食公元配郭氏封孺人贈宜人仁厚慈儉事舅姑以孝御小星以寬克儉於家古之淑媛也先公六年卒國史王公有志至是乃啟其家而合葬焉銘曰哲人挺生王國之楨綵綸錢穀均著嶶聲吁嗟哲人亶厥令終苾芬克薦佳城此中山穹窿兮壯卬風蕭蕭兮白楊德音不昧兮雲漢爲章

許作梅墓在縣北十里周村

楊毓蘭墓在縣西五里高村

劉源湛墓在縣南二十里司馬村

任璿墓在縣東二十里關家堤

王時泰墓在縣西郊十里

暢策墓在縣北郊三里

暢泰兆墓在縣北十里小朱庄

方苞新鄉素菴暢公阡表故工科給事中素菴暢公嘗與故戶部侍郎將樂廖公蓮山同為縣令江南所治隣接康熙庚午爲鄉試同考官以志相得文皆互閱公見苞文大異之質之廖公亦稱善交論力薦雖卒無成而一時皆以二公為知文廖公官江南及京師以時得從游而公終身僅再三接雍正六年秋公之孫俊以本生父中掄命請表墓距公之歿十有七年矣公始令鄉門諸豪蠹革水碓私餽里下雜共及補稷山偪介關塞會大師征噶爾旦有司按地徵餉及凱旋議給散少需民大閧崩

令惶遽公出諭即以充正賦乃安堵辦死獄既成老二三莖釋其
十六條邑故荒殘蔡村陽平東西衛逃亡尤衆公招徠給牛種
而緩其征歸者相踵鄉鎮水道及市集爲鄰邑豪奪者盡復之
稷人里爲祠歲時聚拜康熙四十二年行取補禮部主事尋擢
工科給事中方欲設張忽中風痺遂告休公友弟聞于鄉事繼
母誠孝奔喪慟絕數日後始知次子新喪嗚呼觀公之質行未
治官可謂修飭之君子矣然非俊求表而以鄉人崇祀之籍李
雖久故知苞亦未之前聞也昔李翶曾輩嘗歎魏晉以後文字
曖昧雖有殊功豔德非常之跡亦闇鬱而不章而余考韓歐諸
誌銘其親知故舊或以小善見錄而衆載其言用此知歿世之
稱亦有幸有不幸焉廖公治休寧及居臺中列九卿皆有聲惜
余從遊時未叩其詳後各分散道里違遠喪紀莫通獨居私念

未嘗不以自咎也以余恨于廖公之無述則俊之請又惡可得而辭公諱泰兆字子交河南新鄉縣人康熙乙卯舉人已未進士卒于康熙五十年三月十七日年七十有四祖諱四股廩生父諱策順治丙戌舉人通經學葬祭一遵朱子家禮　贈奉政大夫祀鄉賢母王氏　贈宜人妻郭氏　贈宜人繼楊氏封宜人子三人中振中擢皆庠生早卒中掄郡廩生孫三人偉國子生俊郡廩生中戊午舉人于熊雍正甲辰進士公以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邑之北鄉平原宜人祔江東門下士方苞述

鄘沂給諫素庵暢公誄貞元詩人最推暢當公豈苗裔生擅文章譽滿中州名冠舉塲遂以已未躡雲天閶廣川三策泥金字香惟古初門山水激峭習俗鄙嗇猝難申詔公垂墨綬恩浹耆

少軍車行春胡床坐嘯彈琴學宓種棠思名三年報最促追鋒車名題　御屏身拜玉除　帝嘉汝賢容臺是居公耽儒術經史胸儲佐厥典禮允稱展紓于丁亥年特拜給諫公矢報國嫉彼巧宦青瑣晨趨封章夜辨補衮多能拾遺乘間雖古直臣莫之能先居官三載忽憶鱸蓴抗疏陳疾投紱乞身　詔許調養暫歸河濱東都祖道錯雜蹄輪疎傅高風可繼後塵歸田二年羨公清灑堂有琹書門對原野蘇門山色濕翠如瀉方謂優游餘年天假豈知鵩鳥承塵悼賈臼鷄一夢梁木尋頽公子侍側擗踊心摧諸孫蘭玉泣下傷哀隣里嘆息行路喧啞何況同官凶訃遽來猶記當時紫垣侍直並聽禁鐘同餐堂食公雖暮齡鬓鬚尚黑下直餘閒必遣小力鬥酒評花夜闌方息暌違荏苒忽易星霜回思往事聚散悤悤尚冀還朝再挹芬芳黄花晚節

老圃寒香奪我老友嗟哉彼蒼南望百泉是公遊矚目極關河撫棺難哭飄飄繐帷助公齒獨桂酒一杯生芻一束暫駐雲旗享茲茅茜

張來章墓在縣南五里孟家營

殷元福暘谷張公墓表嗚呼此新邑國學生候選州同知張公之墓碣也公諱來章字載見號暘谷世為新邑著姓本生父諱如蘭邑庠生三從父户部郎中蘿月先生卒于京邸無子族議賢以公繼焉時八歲蘿月先生司空坦公先生之從子也請欲含時司空謫肅慎而農部又卒家業式微九首百足之徒磨牙眈目多方覬覦公器宇凝定識者知其不可撼云又好客喜士振貧扶弱一時號為小孟嘗司空公卒於謫所康熙三十六年逢

覃恩例應歸骸而部議頗有異同時司空冢君望江公出

寨經理勢難兩顧公謂機不可失緩則誤事慷慨赴上瀝懇當路卒得請而司空得遂首卯公絕口不言勞邑至今稱之鄉先達爲祖若父輩行皆折節與交先是公之過房農部也祖妾李氏才且賢實飲食教誨之李卒公哀感路人雖六旬餘言及李輒涕泣允成法不變必曰庶祖母嘗云如是余心儀之以爲似公安袁中郎中郎於庶祖母詹氏解官終養文辭懇摯與令伯陳情表同壽天壤而公與中郎仕隱殊轍故中郎之事顯而公之志幾晦又公以孤稚持門户未及博學不克辭以達志如中郎爲可惜耳然抑塞盤鬱之意若耿耿不能下今似君猶嗚咽感慨於李之德亦可知其闇於過庭者稔矣余故爲公闡幽以爲卽此一念可貫金石而他日之營歸司空妥魄家山皆此念爲之根柢也而或謂禮父妾無子嫡子不得稱爲庶母况在於

孫此膠柱而鼓瑟也若所言中郎豈不學者哉兄玉璠先生稱詹姑而已稱庶祖母語固各有當耳公蓋暗合乎禮以義起之文矣配任氏公嘗稱其爲新婦遵李指畫不敢忤自秉閫政條分縷析井然有法能終李之志前公卒合葬王岳營舊阡公世系子姓卒葬歲月詳行述玆不具載銘曰好客自喜人號孟嘗紀羣之間遊多文行余擬其神謂似中郎中郎有筆公志未詳後之子姓展墓者尚知仁孝澤長而生氣之不亡

殷祚藩墓在縣南二十里永城店

朱軾祿伯殷公阡表昔成湯以商代夏盤庚遷殷史册殷商並稱無異微子以殷王元子封于宋孔子宋後自謂殷人殷之受姓固古聖苗裔也而新鄉之殷則自澤州委定里遷縣南永城店爲土著八傳至隱君科公祖也科生時雍郡增廣生是爲公

父公諱祚蕃字祿伯生而穎異不凡母李早背依祖母梁授句讀于床第間輒能上口稍長就家塾過目成誦不忘見者呼爲小顏子年十二應童子試學使者閱所作大加奬歎曰年冲而識老未易才也拔未冠第一嗣是文益進名且日起而公岸然以大儒自期待時取小學近思錄把玩不釋手曰此作聖門户吾當奉爲嚴師徒濡首青紫之需非夫也人以是益奇之十五增廣公捐館舍公至性過人哀毁欲殞祖母泣諭之曰爾任至重孀母弱弟何弗思乎公抑情節哀葬祭如禮服闋娣于歸悉出元配曹太孺人奩中物爲粧具時歲方歉衆難之公無悋色祖母喜曰若可謂識大體矣教兩弟先後入庠勞逸與共弟以食指繁謀析爨從便公推貲産與之自饍以館穀繼母鄭太孺人之養則不專委所生家政井然長幼尊卑各循其分無所乖

忤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公先蹈之矣繼母有弟以讐誣被逮公挺身代辯太守叱其多事公曰本母命辦冤何爲多事竟獲昭雪蹟其生平雍容樂易吶然不輕出語而義烈無選愞態㕘大儒有體有用之實學克展其才建樹未可量也食餼三十有八年覲于科名亦不屑意與劉君子靜爲同心友當公病革于元福方總角援手以授子靜曰恐讀書種子斷絕敢以藐孤累足下命元福拜且曰他日不奮志讀書甘自暴棄生無拜我墓側死無見我地下子靜流涕受任其後子靜設帳于家則延元福子子姪列又或館穀于外攜之同往晨夕不相遠故其學成易而獲雋早在托者爲知人在受托者爲有信論者擬之張元伯范巨卿不啻過之鄉大夫擅人倫之鑒者嘗曰殷祿伯德器渾成黃叔度之流亞也其爲名流推重類如此予謂

公之生賦兩間清淑之氣獨多率其性眞卽爲正人君子而又沉浸于小學近思錄諸書探先儒之精蘊始而趨之正終而造之醇士林宗焉鄉閭化焉至今嘖嘖人口古云蓋棺論定今輿論定而品行昭矣老于青衿爲不遇享年五十有七爲不壽以子貴膺贈典傳之無窮則亦未嘗不遇未嘗不壽也元福字夢五癸酉解首甲戌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與余爲同年友官京師迂拙同臭味過從甚狎因子知父爰掇其學行彰彰者表諸隧道後綴以銘　盤庚建國殷號伊始姓氏傳香英賢接趾自澤遷衛定居仁里十世深培家聲隆起公具慧性受書床第未及舞勺已稱佳士硯田自供無缺甘旨孝友同推洋溢遐邇學宗儒先滌穢融滓醻于其身覺于其子中秘恩榮　綸章寵被公德是宜受之非侈執友曰劉范張堪凝托孤有終交全生

死既昭輿論將垂信史餘風不泯水流山峙

殷元福墓在縣東五里張家庄

張大有新鄉夢五殷君阡表君諱元福姓殷氏先世山右鳳臺人始祖茂遷汲郡新鄉縣曾祖科績學早世妣梁孺人祀衛國節孝祠父祚蕃文行卓越著聲膠庠卽學者所稱祿伯先生者也君誕時祿伯先生夢神語賜五福兒因以名君字曰夢五君生有夙慧八歲通四書小學近思錄十一歲而五經紛綸矣其爲制藝取法先民不逐時趨遠方問業者爭湊而至莫不以君爲工于文三十有二鄉舉冠多士明年以進士官翰林其爲詩攄懷肖物和平温厚館閣諸英交推㝡和又莫不以君爲工于詩康熙丁丑　聖祖仁皇帝擇詞臣堪膺民社者俾爲令長于時君得粵西之柳城癸未兼綰融縣篆甲申丁母憂去官己丑

補得江南之武進癸巳兼綰無錫篆及督捕水利別駕仕凡二十年懸車而歸展拜先墓持終身之慼焉其宰柳城也重農興學變澆風毀淫祀首于蠻烟蜑雨中舉行鄉飲酒若賓興禮猺獞環觀卽願就學焉立義館俾目田主各率子弟就塾肄業獠徼如此秀良可知也其他異政種種于古無前去之日野老婦孺奔號攀留舟不得進者數日隨立祠祀之其宰武進也吏以君書生迂謹捧牘嘗試君裁決如流咄嗟之間部署宿牒數十事發奸摘伏明達若神賕吏蠹役悉置諸法弋邑額賦十萬積逋且數十萬詭寄朋侵莫可窮詰君從容釐剔條分縷析後來者奉以為法去之日邑人亦立祠祀君遙與柳城相望司月旦者以君為粵西之慈母而為江左之嚴君抑知同歸殊途慈母嚴君其本一也謂君之工于詩與文者猶是也羣飲于河各充

其量而已高安相國朱公撫淛開敷文書院甄陶吳越多士以君爲之師有德有造絳帳白鹿于斯爲盛君學優而仕仕優而學著述數十種羽翼聖賢坐而言皆可起而行門弟子刊布于世故弗論著其餘小德軼事多詳家乘暨志中余與君爲同年友知之最深竊慕中郎之義以有斯作其辭曰古汲郡水黃河山蒼山毓偉人希明道希伊川惟孝友居家理治移官學優仕仕優學功循環爲神君爲慈母良所便尊碩師取良友士則旃曰文人曰詩伯窺一班其生榮其死哀有以焉謹載筆勒君德萬斯年

暢于熊墓在縣北一里如是菴前

劉統勲黃崗令敬修暢君墓誌銘君諱于熊字光羣號敬修祖明經諱中掄仲子康熙己未進士歷階工科給事中祀鄉賢[illegible]

泰兆公孫順治丙戌舉人贈主政祀鄉賢諱策公曾孫先世籍山西陽城縣明初奉詔樂遷河南衛郡之新鄉積善餘慶由來遠矣幼而岐嶷文思清勁有孝感熊相國風稍長即與諸名夙遊讀書辨析異同帖括一秉先正而尤矩矱荆川今讀其問世諸作神骨氣味愈研愈精亦與荆川吏部中丞時文相倣也康熙壬寅補博士弟子員越雍正甲辰聯捷成進士其年甫十九齡耳儀封宗伯張清恪公以才品兼優保舉引

見世宗憲皇帝溫語褒嘉有人去得之

旨辛亥秋授黃岡令崗楚壯劇邑也君少年老成利興弊除五年內操縱指使洞中機宜案牘少暇即以文章自娛聲色貨利槩屏絕之如徵收銀米不重分釐不盈顆粒建義塾延名師勤月課定甲乙今編修萬君年茂進士程後濂鄉貢王如旦輩皆其陶成賞拔者也學宮湫隘捐俸

倡修邑治東壯舊有問津書院爲諸生下帷處資以膏火絃誦不輟乙卯獲雋十人丙辰鄉舉又十五人科名鼎盛有明徵矣故多訟獄君以哀矜行平中小大之情靡不畢照大吏廉治狀檄代郡篆陳牘次第裁決而麻城涂如松妻命案尤遠邇口碑奕世不磨者民以幼聘之婚多爲外家族貧寒盟君諭以大義與送完聚澆風咸敦古處值隴西告歉協辦米石公帑不足皆代償之奉文攢丈洲地扁舟規畫賦不擾而役不煩豫省設普濟堂不遠千里賚金以成德意制府旌其閭曰惠我嘉師其樂善不倦類如此乙卯春纂輯邑志克成善本乃八月患疽遂不起距所生丙戌僅三十春秋彌留際語不及家事但念年力盛壯當此 聖明之世報稱莫由忠孝兩虧飲恨泉壤也葢君性淳孝先是尊先生留滯江南跋涉者再及命黃具饔飱養溫凊

[illegible]從兄逸群孝廉為黌中名下士君質疑請益儼若師弟居
貲財輩之俗至屏于兄所後母加意愛敬不替所生元配輝縣
孟氏繼娶磁州張氏俱出望族孟孺人于歸七載賦性賢孝相
夫成名惜不永年一女字壬人先大夫與迺祖黄門公為同年
友余甲辰通籍又與君同出一門孔李之好相知最深爰採行
狀所紀并夙所切劘紀其梗槩系以銘曰陳留世族代有偉人
繩繩繼繼以及其身弱冠為文蚤成進士年不配德竟賫其志
奉取養廉蕭蕭橐橐政在寧民四野咸樂祇父恭兄賡庇夏屋
社優而學中行獨復雖嵂伯道終擬于公携爾故劍永保遺封
尹會一知黄岡縣事敬修暢君墓表夫世有皓首窮經而卒無
所成名者吾見其人矣亦有英年迅發不克大展其抱雷擊風
馳而去者吾又見其人矣新鄉先群暢君同年友也憶雍正甲

辰釋褐君榜華而齒少莫不驚其悟之神而疑其蓄之淺及叩
厥底蘊萬有在胸雖老師宿儒咸謝弗若乃知人龍材梓殆由
天授而復篤志好學靡間晨昏虛懷以受師友之箴嚴毅以承
父兄之訓故聞道獨早而奕奕有聲如此丙午余校士粵西郵
傳新中停車爲郗氏嘉賓而叔度澄波得窺涯岸且耳熱其居
家孝友里閈賢聲又五年余守襄陽君宰黃岡代郡篆所治鄰
接政聲之卓越釐剔之精勤以及獎勵人材甄拔後進載在口
碑者渢渢乎洋溢赤壁龍邱間嗚呼以彼才猷展驥巖邑則三
載報績而霖雨蒼生爲國楨幹詎非意中事哉及年甫有立勞
勩云殂何天之奪我良友如是其速也雖然士貴克自樹立耳
君弱冠對策受知於　世宗憲皇帝溫語有加一時豔爲奇遇
迨出膺民社而更能不負所學楚人尸祝祠禱白叟黃童覩慈

一毋而戴嚴君直頡頏于桐鄉峴首郎喬亦不得傲之以年矣數之修短又何足爲君惜已朱春君將歸佳城廼兄逸群孝廉丐一言以表其阡夫彰微闡幽而羣宗月旦者學士責也激濁揚清以立懦廉頑者大吏事也矧余知之最稔寧不撮舉以誌不朽乎至其家世淹華小德善政悉載劉少司冠撰銘茲不具舉君諱于熊字光羣號敬修河南新鄉人甲辰聯捷成進士爲工垣諱泰兆公孫明經諱中掄公次子其辭曰大河洋洋行山蒼蒼篤生偉士度越尋常家學淵源筆撼山岳早掇巍科蜚皇騰踔雪堂遺韻漢水澄波民歌來暮士咏菁莪五年惠政兩袖清風一朝捐館秋雨濛濛爰擬楚些天門招魂保艾爾後駟馬輿門

馬斯良墓在城東馬家小營

順治新志曰檀弓曰孔子之喪封有若堂若防若覆屋若斧者不言擇地也陶侃牛眠羊祜鑿脉而堪輿之說遂倡然不足信也吾邑賈中丞葬其封公博求江右楊氏應祥定兆于邑東南七里許雙塚之前作壙時夜有火光如斗工人驚避式集兵械就之則漸遠急迫之則飛騰空中中丞遣問楊氏報云吉葬後不數年族姓凋落中絕劉侗景物畧載八里庄蒯文通墓有鄧太守卜地其側夢文通幞頭朱衣曰尺寸地不見讓耶太守不聽後裔式微亦此類也聞之袁了凡先生卜地不得問耕者曰曾聞此間有地否耕者曰但見戴紗帽的來尋地不見戴紗帽的來上墳先生悟而止亦可爲破家卜地者之戒矣

許作梅曰賈中丞塋親信堪輿家言不以火光爲異張坦公先生因旋風異夢爲其親另卜兆域此見鬼神不可欺而地理之

說可信而不足信也旨哉了九先生卜地遇耕者尋地上墳二語乎不然潞王以桐封之貴豈不能廣求異人精卜善地令百世血食乃不再傳而已不臘矣徒見過其陵寢者有彼黍離離之嘆噫嘻地靈人傑洵相須耳

康熙續志曰古人蓋棺論乃定等死耳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試觀孔父之林鴉雀不巢首陽之椒衣冠下拜非重其土重其人也嗚呼凡人有生其尚圖死所哉

新鄉縣志卷第二十八

祥異志

志五行者本於洪範鄭樵通志剷五行而作災祥畧且云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然春秋二百四十年間災異不絕書譴告之勤亦足見天心之仁愛矣新鄉百里地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變異不少此固關於天下之大非徒為方隅徵休咎也若夫反風滅火拜井得泉虎亦渡河蝗不入境一邑之政能弭一邑之災豈不休哉

漢成帝河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俱在營室時日出赤府志本漢書

桓帝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流民居舊志

後漢五行志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晉武帝太康二年三月雨雹傷禾 續志

府志太康二年三月庚寅雨雹傷禾稼

隋文帝仁壽二年大水

文獻通考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

唐高宗永徽二年河清

河南通志永徽二年十二月衛州河清

五年大水 府志

河南通志永徽五年六月河北大水

顯慶五年春旱 續志

河南通志顯慶五年春河北二十二州旱

元宗開元十四年大水河及支流皆溢 府志

文獻通考開元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

支川皆溢懷衛鄭滑汴人或巢或舟以居

十五年牛疫續志

河南通志開元十五年河北牛大疫

宋太祖乾德五年河溢

河南通志乾德五年衛州河溢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五月獻金龜

文獻通考太平興國閒兗州衛州獻金龜

眞宗乾興七年大水府志

河南通志乾興七年河北大水

仁宗皇祐元年二月黄衛二河決府志

文獻通考皇祐元年三月河北黄衛二河並決注於乾寧軍

嘉祐六年三月癸巳火犯木在營室府志

文獻通考嘉祐六年三月癸巳火犯木在營室占曰衛地有兵

英宗治平七年黃沁河溢 續志

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二月黃沁二河溢 續志

康熙續志大定二十八年二月河水入城卽二十七年之誤

宣宗貞祐二年六月八柳樹河清

續文獻通考貞祐二年六月黃河自陝州界至衛州八柳樹清

十餘日纖鱗皆見

元世祖至元五年秋七月鸜鵒食蝗

衛輝府志時蝻生牧野鸜鵒自西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間林木

皆滿遂下啄食蝗且盡作陣飛去

九年七月沁水溢没廣盈倉 康熙續志

泰定帝天歴二年二月大風 康熙續志

元史五行志天歷三年二月胙城縣新鄉縣大風按漢志云濕
而風則生螟螣有蜾虫之孽
文宗至順間大風雨災
元史本紀至順癸巳衞輝路胙城新鄉大風雨災
順帝至正二十四年夏黃河清
續文獻通考至正二十四年夏衞輝路黃河清
明成祖永樂十三年黃沁河溢康熙續志
衞輝府志漂流民居渰沒禾稼壞衞輝充軍倉糧遂移倉所於
大名小灘鎮
宣宗宣德九年沁水決平地成河
明史五行志宣德九年正月沁水漲決馬曲灣經獲嘉新鄉平
地成河

憲宗成化九年沁衛河水溢

十八年河溢

舊志成化十八年河溢漂没田禾溺死人畜甚衆

二十年春饑人相食 舊志

世宗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於營室 衛輝府志

是月地震有聲春饑九月白晝天鼓鳴 舊志

七年蝗 府志

八年春人相食 舊志

十三年秀麥生

河南通志嘉靖十三年五月秀麥生有三岐又二岐至五岐者三百餘本

三十二年沁水決入城春始塞

衛輝府志嘉靖二十二年沁河決獲嘉新鄉城中水深數尺漂
河禾稼廬舍漂没殆盡

三十年六月雨雹續志

舊志嘉靖三十年六月雹縣東壯蒼山下有廟廟前有白龍潭
忽一日龍起平地水深一二丈溺死人物潭移前者百十步後
潭復平

三十四年蝗十二月十二日夜地震有聲續志

神宗萬歷六年夏大雨續志

舊志萬歷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河水
卒漲入城傷禾稼淹没官署民居

十四年穀華不實沁水溢續志

舊志萬歷十四年沁水溢入城西門深及丈幸晝日防塞稍殺

若中夜則舉城魚矣

十五年穀華不實舊志

十六年荒人相食大疫續志

舊志十六年荒人相食大疫死者枕籍至不能殮塡棄壕隍以

十七十八年民猶有病色

二十六年四月雨雪八月復雨雪舊志

三十年秋蝗續志

舊志萬歷三十四年秋大蝗傷禾稼

四十六年蝗

康熙續志萬歷四十六年蝗蔽天食穀殆盡

莊烈帝崇正六年大水

舊志崇正六年大水縣北行舟渰沒田禾

十一年三月雨黑水秋蝗

舊志崇正十一年秋蝗蔽天翳日五穀食盡嚙及竹樹茭蘆

十二年五月雨冰夏無麥秋蝗旱大饑

衛輝府志巳卯年三月大風沙霾晝晦旱蝗食麥秋盜起人相食石米八兩石麥六兩公鬻人肉

十三年春夏不雨大風沙霾晝晦蝗蝝大作人相食瘟疫發帑賑饑續志

順治新志崇正十三年春夏不雨蝗蝻大作結景渡河上城坦如平地麥盡食秋禾人饑相啖瘟疫死者枕籍就食他鄉者亦斃于道縉彥陳其事蒙發帑金二萬以賑鄴衞　舊志崇正十三年春夏不雨麥枯無秋禾蝗疫相繼死者枕籍就食他鄉者亦斃于道邑人都諫張縉彥陳其事于朝蒙發帑金二萬以賑

鄒衛及覃懷新邑得千金尋兩臺使各捐五十金道府亦捐助有差知縣米壽圖既設粥廠復捐錢十萬鄉紳張問仁捐錢十萬郭滉捐錢三十萬梁祚明捐錢二萬周嗣熀捐錢一萬五千生員郭治美捐米二百餘石一時全活頗多

十四年大蝗

順治新志崇正十四年春蝗種復生食夏麥盡忽有羣蜂飛逐之嚙其背穴土掩之踰日而蜂自蝗腹出轉轉生化旬餘滿郊原蝗遂絕

國朝世祖順治十年夏大風雷雨火　蠲租有差康熙續志

順治新志順治十年夏大風雷雨火其光如電着人衣不焚是月霪雨浹旬陸地行舟渰沒禾稼許作梅疏奏得旨覆勘蠲租有差

附錄許作梅疏爲河朔水患異常謹據實上聞仰祈聖
恩軫恤事竊惟河北三郡至衛極煩年來大兵芻餉供其轉
輸河工柳梢賦過正額民疲甚矣所賴時和年豐孑遺庶不
至流亡耳不謂天災流行霪雨異常又有今年水災之甚者
前見督臣馬光輝水患異常一疏内開河南武陟臨漳二縣
而他邑不及皆因地方呈報不齊故也臣聞河北霖雨匝月
山水河水一時並發汪洋浩瀚瀰漫田野衛屬新鄉獲嘉輝
縣淇縣汲縣等處懷屬河内孟縣温縣武陟修武等處無一
處無水無一處不灾新鄉門樓倒塌城垣傾圮南北俱成大
澤東至淇縣一百里官道駕舟而行衛輝水浮於橋城門土
塞各縣廬舍漂泊田禾淹没不問可知小民無居無食其愁
苦怨嘆之狀惟有呼天而天不應也前見兵部尚書王永吉

刑部侍郎龔鼎孳疏題江北旱灾皆奉有議奏之旨河朔遺黎莫非　朝廷赤子且屯政初行屯丁稀少招徠惟恐一不至如此灾傷我　皇上聞之當有惻然動念者況行山伏莽未清所關更為急切臣思　朝廷固邦本非祇為桑梓計安全也至拯救事宜出自　皇恩臣不敢擅議仰惟　敕部議奏施行

十一年沁河決

聖祖康熙二年秋七月沁河決沒城

衛輝府志康熙二年七月沁河決浸灌獲嘉新鄉城屋廬漂沒秋禾俱盡郡城以土塞門

四年十一月彗星見康熙續志

六年秋八月蝗康熙續志

十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震衛輝府志

河南通志康熙七年六月地震開封歸德衛輝懷慶南陽汝寧汝州所屬

十年春夏旱無麥蠲租有差

十三年春旱

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地震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初十日大雨水壞民居

河南通志康熙十八年秋新鄉地震

十九年秋七月蝗

二十一年冬十月初五日未時地震

二十二年春三月雨四月蠹傷麥夏旱蠲租有差

二十四年春正月雷雨大作

二十五年夏旱

二十七年春旱

二十八年春夏旱

康熙續志知縣周毓麟與院司道府廳並捐給麥種煮粥賑饑

二十九年春夏旱無麥大饑牛死秋蚜蚄生雨雹蝗以上並康熙續志

三十年旱蝗

衛輝府志康熙三十年夏旱入秋飛蝗蔽天止則積地數尺田苗傷盡民大饑知府胡蔚先捐俸分設兩關粥廠以哺餓者因秋終得雨出境收買菜種分俵貧農佈種救饑復請前院憲閻具題蝗旱民困情形奉 旨俞允發倉賑貸停運漕米本色將糧銀分年帶徵并蒙 特恩通蠲三十一年全省錢糧民免流亡溝壑之苦

邑人任昌期詩鄘邑荒旱苦連年鄘邑瘡痍豈得痊全缺無麥

一望有秋倏忽遍地生蝗蝝三春雨滴貴如金六月將盡始作霖

植禾播種已愆期晚苗纖茂恃於今黍稷芃芃棲隴畝方幸無

饑活八口誰料天心不可知頓令五穀成烏有共說生來無此

變疾首攢眉淚盈面下隰高原盡咀嚼東阡北陌仍留戀太行

南麓連營起勢同流水誰能止明知分數命安排寧辭縱捕爲

民累縱捕勞民遍四野民少蝝多何益者遺令曾經用孟青挑

溝掘塹徒苟且況不崇朝蝝變蝗遮天蔽日呌呼忙赤壤千頓

頃刻間毒腸不飽空徬徨蝗蝝之害不可云此事朝廷那得聞

繪圖賴有賢明宰爲民請命如救焚從來有人此有土無人安

得田有主即今且莫慮征輸將恐逃亡費招撫

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地震

河南通志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河南北地震

三十九年大有年河南通志

四十三年穆家圪壋民穆魁壽一百三歲給坊

四十七年春夏旱

五十四年春饑

六十年夏旱大饑蠲租有差

六十一年夏旱大饑糧停徵

河南通志康熙六十一年河南北旱饑糧停徵

世宗雍正元年夏蝗生民多轉徙大河南

二年二月初六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會於娵訾縣民李文謨

妻田氏壽一百六歲給坊

三年歲大有河南通志

五年歲大有嘉禾生河南通志
六年春人疫
十二年縣民張全母劉氏壽一百十四歲奉　旨旌表加增牌坊
銀二十兩　恩賞上用緞二疋
今上乾隆元年大有年
二年七月水九月初七日未時地震有聲傷損屋角賑䘏有差
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時地震
四年夏秋霪雨連綿大水陡發城垣坍塌秋禾渰没居民廬舍傾
損蠲賑有差
五年夏飛蝗入城旋撲滅
七年秋東郊雨雹傷禾
八年縣民鮑豐妻崔氏一產三男

九年大有年

十一年大有年

康熙續志曰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攷之洪範五事與五行相符而庶徵應焉此春秋之所以獨書災異也彼忠臣憤而降霜孝婦寃而不雨可曰一邑無關于天下而畧之

拾遺志

正史所不能盡載者稗史載之所以廣異聞也志猶史也拾遺之志非齊諧志怪之書亦義例應爾也

縣東衛河邊後有高阜前爲金家墳週圍亂塚相接明代司天監望有氣遣軍夫掘丈餘果得草人草馬隊伍成列其草截斷處皆有血流今溝址尚存

嘉靖中文廟棟產芝後生員張楫女爲世廟繼后楫脩造文廟祭器欵式皆本古圖

明中丞郭庭梧外家高樓有鬼人不敢登公未第時偶於白晝憩其下果有物萠踞楞驚語曰郭中丞高寢耶應避之後果如其官

縣桂張門村黒麓廟前楊樹二株俱大數圍有誤採伐者血如湧泉似神所呵護伐者遂止今跡存

萬歷五年操兵祝容等應調討播州逆賊得關聖神兵助遂克之邑人梁問孟征南凱旋感應碑記曰夫天人感名之機自昔記之然必國祚延長世運亨泰則神與人始相須而常相協矣天子之巳亥歲播州逆賊楊應龍不媿么麿於季夏廿一日取四川偏橋衛東坡等五寨殺白石口官兵三千又取綦江縣殺樊叅將等官猖獗陸梁肆行無忌聖天子赫然震怒廼命中丞李公化龍統攝戎車往討之調徵秦魏吳越燕韓楚趙官兵五十餘萬暨雲貴蜀三省土司安疆臣奢世緒等十三家官將苗兵亦五十萬傳檄約束師次巴郡尅期擒伐先是我新鄉操兵祝容等應徵之日雖急國難實懷恐懼乃禱於勅封義勇武安王之神懇祈默助及會兵八路攻伐大將軍周國柱監軍張文耀紀功司理高折枝遊擊將軍任承爵統領守備王承緒李奇英

共兵十萬究等與在行列各入雉信砲攻打長磏桑木樓山等關百餘處渡三峽陟高巔妖氛雜遝古木森列怪獸嘶風哀猿嗷月晝若重陰夜若闇室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越明年庚子端月進兵四月圍磴直搗虜庭每遇攻合輒見神兵若恍若惚日耀雲從逆賊倒戈袞氣皆曰河南天兵來也賊師敗績六月六日生擒楊妖檻送京師蕩平播酋而巴峨肅清矣嗟乎此葢漢馬伏波諸葛武侯用師之地也乃伏波勤劬數載始克成功而武侯神畧卒限天運玆楊妖憑恃阻遠不啻虞氏之有苗殷之鬼方周之崇虎也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豈武安王以匡漢未盡之心而匡我明耶彼蠢蠢孽賊何足乎哉容等獲賞歸寧備述其事于邑侯魏公魏公曰異哉闞聖參化育而無對者寧獨保爾蒼生耶其深有意於國家矣遂圖諸

大衆捐貲竪碑于廟之右楹豈若燕然之勒以圖彰伐耶葢神
功不容泯滅余爲紀之以垂不朽

按吳陳琰曠園雜志康年王大椿號攜齋任城步峒苗楊應
龍嘯聚千餘人誓以七月七日侵城步先是王陰募鄉勇數
百人秘授計屆期乘暮氣直搗巢穴有左道演符咒皆不驗
遂奔潰不二里伏兵四起生擒數百人賊云空中有赤面長
鬚大將乘白馬指揮神兵八面旋繞不得脫旋問我軍所見
無异公大驚悚振旅歸亟謁關帝祠仰見帝面汗浹如雨若
甫釋甲狀邑人作平妖傳及詩歌傳奇紀事苗患自此遂息
觀此益知　帝之神威赫濯信而有徵矣

有明三案若挺擊紅丸移宮也挺擊已識其畧矣三案亦當平言
之光廟病亟徧體俱冷勢已不起李可灼請以紅丸進是日上名

[illegible]臣入議密兵垣楊[illegible]上疏欲上愼起居防意外也群臣
至上一言病已危殆諸臣[illegible]皇上一月之內善政甚多必蒙天祐無
虞上㪘以病勢難挽且言立東宮要緊又云李選侍侍奉勤勞常
生子女宜封皇貴妃朕在內亦安即呼皇長子宜出與群臣一言
熹廟出遂將上諭再為口傳李選侍忽從簾間手挽熹廟入傳以
宜封皇后宗伯已唯唯時有言皇上命封貴妃非皇后也宗伯再
奏明之上再以封皇貴妃命因呼可灼進藥群臣待命于外藥進
少時上遽稱可灼忠臣連命再進藥凡用藥三丸厥明上賓天矣
仍賞可灼銀加等於是群臣謂可灼進藥懷不軌心閣臣故賞之
此其言亦太過但不宜於賓天後復擬賞耳是時一月之內連遭
大喪朝中洶洶楊漣率衆排闥入奉東宮登極衆見東宮即羅拜
選侍時在乾清宮以母禮視東宮左光斗抗疏言乾清非至尊不

可居欲速其移宮自當但中言武后之禍立見于今且慮有垂簾聽政之事此亦過當楊左即拉閣臣楊請即日移宮頗受逼迫御史新鄉賈繼春遂言先帝于群臣至厚何至一妾一女不能遺庇其言亦不可謂盡非然宮之應移自屬定禮楊左不可居以爲功他人亦不可詆之爲罪也楊與賈互相譏諷賈以楊必將與大璫共受封拜譏之楊遂掛冠歸中旨切責賈賈惶遽自辨詞頗哀高弘圖張愼言兩解之其言至平且確乃賈終黜爲民而楊不久優擢至副院則亦東林失平之事也後遂以此殺楊左則寃彌甚即賈亦心憐之總之東林撩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受攻東林者言風癲言可灼無他意言移宮太急不失調停然以此觀諸賢之過則可以此罪諸賢而加以一網不亦悞乎當東林極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耳餘不過年例外轉而已受處者即以爲一[illegible]

當高崔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累累至輕者亦必為民盡追奪其誥命誰啓殺機出爾反爾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武家店關王廟前有大槐一株萬歷間土門劉某强採以營室方施斧斤根血湧出衆勸止不從竟伐之及室成衆賀酒方數行其僕忽見赤面人怒目指髮乘馬操刄馳驟屋上驚告賓主大駭出戶視之不見其跡屋隨崩塌劉某亦疫死

梁小老者梁中丞守塚人業織履有道人求宿常以飯啖之久之將辭去云爾無妻吾為若娶可乎小老云窶子安所得道人授符焚之命每食祀祠內為靈童女四十九日忽夜有叩門聲啟視則一姬也漸親暱與居處嗔其為賤役止之厨下每日具飯且精潔同輩頗聞秘語私告其主突往視之小老惶懼女云伊不見也以

之泄淇事於其友友強求見乃於杏花月下一見友大驚失聲自
此滅跡小老思怨之極忽一日同一傖丈夫來大怒拳小老云如
何敗我行再求須于瓦子坡等候遂不見後詢瓦子坡乃華山下
坡也啟道人所留符則限于百日滿矣
明郭磐于天啟間任順天府經歷目擊魏忠賢窮惡言都下五人
同飲於旅寓忽一人唱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餘四人或默或駭
諷以慎言此人大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
熟寢忽有人排門入以火焰其面即擒去旋提四人並至內地見
所擒之人手足咸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語不能剝其皮
今姑試之即命取瀝青澆其遍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
殼儼然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眞惡無
古今矣

西元豐營於崇正丙[illegible][illegible]月夜巨星光芒下許作梅寢室婢惶懼驚主母出視照耀如白日仍流行屋簷間乃隱隣人亦有見者八月作梅鄉試捷

順治丙戌鄉舉暢策字君籌居邑壯小屯崇正初年往隣塾課文日晡散步歸月色初升遇一士人儒幹鴻聲談詞如雲所辨論多前代事攜行近里門作别去贈以詩曰問君誰假與誰眞明月當頭惱殺人多少英雄留不住十年遍地着青燐倏不見未幾即有闖禍大地白骨如莽乃識前此鬼物也

邑東郭小庄小遊魂寺塔頂有二鐵鶴若飛舞狀康熙年間人於其下擊石音相應如鷄鳴遊者趾常錯

銀工熊文康熙八年偶遇一婦以情挑之不甚拒反以詩箋贈遂偕伉儷同輩賀得佳偶饋酒食婦不避露醉極歡既而婦攜造母

家熊從之向東北行俄至其處松竹掩映臺榭參差幽雅宜人童僕歡迎熊登其堂與婦父母相見如甥舅禮佳餚美酒日暮寢息錦繡重茵酣醉痴迷者累日及醒則身憩廟內所枕臥者皆蒿草磚塊也熊始知遇妖彿意而歸異日婦復至遂與之絶

白受采於康熙戊午應鄉試濟黄河登舟將解維北岸有故人招甚急初竟忘其已死也受采不得已携囊復躍岸上傍人不及待甫掛帆全舟覆溺受采獨免忽憶招呼人已棄世十載矣受采以瓣香招魂越日乃渡河是科果雋後任直隸懷安令

郭遇熙於康熙己巳任粤東從化令道經盧江旅館偶夢至一衙門邏乂森立若有攔阻態遇熙趨入直至堂下行拜跪禮仰視堂上長官面白衣紫衣冠端偉年貌英俊延遇熙至案前低聲詰誡左右侍立者八人皆皂巾青衣若掾吏狀長官語畢遂退八吏皆

餚饌過喜須臾堂後遣二小童擎果菜兩大盤品味豐[illegible]香[illegible]

豔又出爐餅二小童曰君持歸食之以補下元八吏咸曰可謂侈禮極矣入吏送出堂旁別院有欲索錢意遇熙曰長途貲斧不繼實無長物可贈遣問長官之贍願以倫諸君一箸遂相別出門入人中有一蒼髯老吏因扯至墻角問長官為誰吏曰姓秦進士出身乃君同鄉人也又問曰合肥公為誰吏曰新任孝廉亦西邊人但忘其姓名耳遂寤正鷄鳴東裝時詰旦語人皆曰此必廬州府城隍君也當奉香楮以禱云

翰林殷元福字夢五生平夢卜多奇驗幼應童試將發案前夕邑令黃陂劉之紓夢人進杏原如一次早焚香鬮名拔第一入泮癸酉元旦元福夢至一所宮第巍峩朱衣長官擁皐比高座侍從如雲元福伏拜甚恭有頃長官命侍者以刃刺雄雞首血濡縷立𤯝

是年果獲解首甲戌春闈元福赴山東登州宿河間旅店夢張藍蓋立柳下其年官翰林殊不驗越辛巳改補縣令籤掣得廣西柳城始識事已預定又是秋九月赴粵抵岳州夜入洞庭湖中流狂風大作白浪噴薄打船金潑澗船折水半窓以近岸淺無恙閒一日霽潦收船粘四十人不能扛距澗半里許有篙工三四人駕兩小船來邀元福初疑盜不敢就既占一撮金遇隨之二爻繇辭上三句云一字已成空一事還成喜疑稍釋又問篙工姓名姓吳名德乃就之以下二句若遇口邊人心下堪憑委也遂風順解纜瞬息出湖後補江南武進辛卯奉調入闈忽於八月初五夜夢拜道鄉祠儼如生告云分校可以不必遂出門夢中說夢作七律一首其詩曰頻於祠宇拜孤忠入夢中秋思不窮夢中若十五日志士行藏歸與[illegible]昆弟是堂中玉山問答殊多事洛水源流詎淺衷自信

[illegible]文[illegible]如[illegible]和韻兩首蒼穹醒時急起書之遊亦告人多不信
誌之關界創[illegible]鐵是科江南以塲後風聞與事者多遭羅織元禍
竊無異其生平占夢類如此

山西臨汾王某經商於新日久腹漸果時時轉動如懷孕一日正挾籌腹痛甚下一胞中有肉四五寸畧似人形其人以痛楚卒後十五年丁酉子聚英登山西鄉榜

張來旬居城北街爲里中學究謙抑下人康熙五十七年北隣市賈不戒於火來旬居其左僅障一土墻而簷霤棟宇獨無少損

梁繼世諸生時夢至一府第其聯云共道河陽多異錦誰知海外有奇香越十年以拔貢爲海南文昌令退廳聯句恍如夢中所見而官亦止於此

縣北街民李坦雍正初年晝讌飲於隣舍酒方數巡忽見二青衣

鬼面急呼若官府勾攝狀坦輒暈倒同人驚愕莫措越時蘇言二人引至一地仰望官府端居冠袍皆近制吏卒擁護堦下械繫多人以次陳牒如陽世治獄呼及坦匍匐墀前長官曰符命乃李垣非坦也其人住趙村亦非城內該役何得圖便誤拘各責十板令送還二役踉蹌促出門外乃甦次日訪趙村李垣果於前夕死矣

京都正陽門舊有關侯廟三楹地僅數尺而車馬雜踏香火叢盛籤兆讖謎休咎每立驗暢于熊於雍正辛亥謁選長安跪卜筮仕何方得二十七籤其語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步尋規矩詢諸人多不解是秋選黃州黃岡令城北即赤壁古蹟憶東坡前賦有云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益信神兆之奇

陽傑字逸羣康熙甲午舉鄉闈甫十二齡於大梁遇扶乩者書判

多驗俊以科名默詢判曰甲後再加甲乙後乃揚鑣火之殊不釋及乾隆戊午獲雋乃知甲午後甲辰甲寅爲再加乙後即戊午也事有前定如此

續志曰怪誕之事雖聖人不語然塽雅齋諧亦博覽者所不廢也況休咎之徵應確有明驗詎曰謬悠也聊借以警愚耳